

客一律，客來，凡有一技一藝之長者，各行歸各行，各業歸各業，如木匠則送木匠舖，鐵匠送鐵匠爐，車夫管馬，厨子下厨，能文識字者，記賬或教私塾，人無棄材，物盡其用。其不願留者，任其自便。

日俄戰役後，清廷以趙爾巽總督東三省。創辦新政，清理田賦，于三省各設官地漕丈局，丈放無主山荒，及王公莊頭旗地。復奏准，開放奉天東邊之圍場，即東流水，東迄古葉赫部海龍城，西至開原鐵嶺，新置三縣，西豐，東平，西安等地。于柳條邊外，達爾罕王旗，洮河流域，開放蒙荒，置洮南府。務期國家尺寸寸地，不容甌脫，丈量升科，而裕國課。於吉林東南，樺甸界內，韓邊外一帶之蘇密溝，老韓韃子奕世所經營之地，亦照例清丈升科，設警編保，再不客其自異編氓，度其自養自衛，不上戶口，不納國課之土司歲月。加以時代潮流，老韓韃子之裔，孫韓登舉，與船廠（吉林省城舊名）富紳，牛家結婚，（牛爲船廠首戶，外號牛犢子，）環境移人，居移氣，養移體，逐漸與其祖若宗之山林榛狉生活，相距愈遠矣。

## 光棍

光棍二字，章太炎新方言，釋爲鏗字一音之轉。孟子曰，老而無妻曰鏗。望文生義，則獨身漢也。山海關外。此二字又有特別義。在遼海地方，社會中光棍儼然爲一種特殊身份，由來舊矣。蓋光棍二字頭銜，純由個人闖打而來，由無地位，而闖成有地位，由無身份，而打成有身份，由無室家親故，而至有室家親故，由無朋友黨徒，而至有朋友黨徒，凡此闖也打也，努力苦鬥之謂，非偶望也。有謂一扁擔光棍一條，豆腐光棍一方者，則指光棍之領域言也。質而論之，光者有顏面也，棍者有骨頭也，光而不棍，則虛有其表，棍而不光，則不足以號召群眾也。

遷客流人，單丁獨戶，所到地方，無法律保護，攀援憑藉，無貴族姻親，頭戴者他人之天，足履者他人之地，昂藏七尺，寄人籬下，而不肯低低，低眉下氣者，則惟有賭性命，要骨頭之一途。過此一關，便翹然于群眾間，大聲講話，仰天吐氣，高視瀾

步，自儕于大爺之林矣。（八旗子弟，紅黃帶子，稱大爺）

闖光棍之方法不一，或憑拳腳本身武藝，爲鄉里打不平，爲解銀運貨保單，爲已歇業之商舖討荒賬。或代朋友打官司，受刑不招口供，不牽扯他人，（甯死在木頭上，不死在鐵上）一旦官司打完，喜幸出獄，義行所感，爲鄉里群衆推戴與供養，此一派也。

又有入寶局賭博，賭輸至無資可投時，即以利刀自割股肉，血淋漓，擲案上，作孤注者。當日設寶局者，多爲八旗爺台，紅黃帶子，有根橫之人家。其主者，曰寶官，幫忙者曰寶吏，賭輸贏者曰，押寶的。寶官見有人割肉撻局，（撻亂賭場）則紅眼，且爲押寶的無理取鬧，即令其打手雜撞之，與以種種非刑，甚至於其股上割肉處搽之以鹽。而被打者，爲要光棍面滾賭，（亦撻局意）決不輸口求饒，反自稱姓名罵不稍休。直至備歷慘酷終不可屈，寶官無奈，認爲好漢，幡然改手，延之上坐，盛宴款之，認爲一家人。此後即在局內劈成拿乾份，在鄉里賀號，（因名起字稱某老）稱爺台，此一派也。

又有於紙牌場中，以火繖燒股者。博負時，故將燃吸旱烟之火潤，自置於股上，灼肉至焦，脂油流注，仍面不改色。談笑自若，反邀輸賭徒，烟斗就其股上發火處吸烟。直至旁觀者，認爲情勢嚴重，趨前承奉，呼爲大爺，認其輸不算輸而後已。此一派也。

有時放局人（賭場東家）不畏攪局，以種種非刑，至有毀傷五官四肢致殘廢者，而此殘廢者亦卽以此而成棍焉。嘗聞有用竹筒，揀出攪局人左眼者，擗局人反罵曰：「你的左眼不要了，請把右眼，也給爺揀出來。」賭場事，遂欽佩之，此等要硬骨頭者，有被割斷腳跟後筋，雙拐走路，有被挖去雙眼，墮墮索途，而以此乃益其豪橫。人過之，不惟不敢侮，且不敢不敬。鄉鎮演戲，常被扶登看台，高坐品評。旁若無人。

當日山海關外，所以蒸成，此等殘酷風氣者，清自中葉以前，關外不許內地移民，而視貴，又不任勞役，邊台缺脚力，旗下缺斷養，莊頭缺佃戶，因此深河也東渤海而南，年年歲歲，有滲入關外之大批跑關東。（關內難民逃荒關外，名曰跑關東）到來不編戶口，不封人丁，去無人過問，住無人干涉。稱爲黑人，光棍者流。大抵出於其中。

也。雖然，此特其中少數惶惶無賴者耳。若其大部份，則勤懇勞作，盡其力於地方交通  
工農生產，曾幾何時，蔚為東北今日之繁榮。光棍之澤，久已斬矣。

## 紅鬍子

遭板蕩之秋，值風雲之會，草澤匹夫，墮敵賤民，追溯往古，既無現成之祖德宗功，足資借重；求索上下，復乏合式的星宿圖讖，可供利用，如是而欲創江山，打天下，則非僞託神奇，狐鳴篝火不爲功，如漢之陳勝吳廣，赤眉黃巾等是矣。如是則可論於山海關外之紅鬍子。

明末征遼之役，袁崇煥出關督師，以駐紮皮島統帥毛文龍之跋扈難制也，設計殺之，自壞長城，至招其部下講變，損失國家防邊實力，莫此爲甚。毛文龍經營皮島，歷經歲月，深得士心，一時聲望，威震遼東，固向漢則漢興，向楚則楚存，關係明清兩朝之盛衰存亡者也。功高鎮主，直而召謗，一朝慘被誘殺，激起部下不平，其一部則倒行逆施，叛而降清，如孔有德，尚可喜，耿精忠等。其一部，則旅順守將革龍經三降將遂降不從，割其耳鼻以去，革龍仍爲明守，卒率部與城共殉。其另一部，則既不降清，亦

不投明，嘯聚山林，落草爲寇，重演瓦崗寨，梁山泊故事，作打家劫舍，殺富濟貧之紅鬚子，此關外一支也。

其關裏一支，其最著者則有河北大俠竇爾敦其人。紀曉嵐閱徵章堂筆記，言其爲獻縣大盜，小說彭公案，演義盜御馬等事。據野史所記，竇實爲李恕谷門人，而顏習齋之再傳弟子也。明末北方遺老，有孫顏李三大師，不事異族，高尚其節，苦志力行，以圖恢復。孫夏峯晚年避地河南鞏縣，以九十高齡，重訂其七十五歲時所著之四書近指，武裝孔子，作爲今日復興民族之寶典。顏習齋李恕谷，倡四存學說，講六府三事，文武兼習。其及門弟子竇爾敦賦性德義，尤擅武藝，見諸實行，以結納綠林豪傑，殺盡天下賊官爲職志，此關裏一支也。

關外一支，據父老傳聞，打長毛之役，（清廷稱太平天國，爲長毛賊，）東三省挑兵，（徵旗兵入關，去打長毛）防地空虛，人心思漢，在熱河朝陽，有反三座塔之役。在錦西紅螺觀，邊外蘇魯荒，有反馬俱子，反王三虎諸役。一時揭竿之輩，嘯聚之徒

如疾風驟雨，其起也勃焉，其敗也忽焉。溯其舉事因由，與倡亂首要，類皆僞託神奇，或假借明末防邊渠帥，後昆苗裔以爲號召。歷史尙在人間，冀烈灰之死而復燃也。

關外甲午年前後，地方承平日久，人不知兵，老百姓已過慣「皇恩西至，紫氣東來」之歲月，一旦遇變亂，眼見殺人放火，奇裝異服之紅鬍子，人心慌慌，相驚伯有，爭嚷道：「沒世界了」。及風聲日緊，附和之徒愈衆，縣城捕快，束手無策，省城發大兵，剿平叛亂，戮厥渠魁，梟首示衆，而地方百姓，又歡然相慶：「還有王法」也。

紅鬍子，又稱響馬，以其多爲馬隊，其頭目，馬帶鑼鈴，示其不同於盜竊毛賊也。部伍簡單，戒規頗多，朋友見面道「辛苦」。江湖隱語「人不吃路，虎不吃山」一落網吃官司，受刑不招供，不攀咬朋友。日常生活，吃飯睡覺，皆有忌諱，遇朋友雖萬金而莫取，逢冤家雖千萬人，吾往矣。頭目曰「當家的」見仗打密居前，（打密攻打富戶人家）拉走殿後，臨難不苟免，孽份講公平，（分財）此當日關東大俠之風格也。

光緒庚子年，閏八月，義和團焚燒外國教堂，殺洋人及二毛子，俄軍藉口進佔東三



省，奉天將軍增祺，率部退走遼西，所統帶仁字育字兩軍，約十萬人馬，皆新式快槍，乃一渡遼河，便潰不成軍。虎兇出於柙，是誰之過歟。潰兵到處，殺人放火，擄掠姦淫，無所不爲。平時自命爲吃皇家軍糧，保衛地方者，今竟不如講義氣之強盜矣。於是一時之隴畔耕夫，草澤梟傑，以「打逃兵」爲號召，皆乘機而起，儼然替天行道，各霸一方。在當時，其表表可述者，如海龍朔陽鎮，東山裏一帶之劉單子，十四閻王。九河下哨卡拉馬杜立山。下九台田義本。錦西紅螺峴菊四苑五。小黑山馮慶閣。廣寧金嶺山。姜家屯洪輔臣。陳印堂。古城子娘娘廟和尚常銘新。邊外泡子陳述善陳述燕。破台子錢廣兆趙廣英。窩棚山穆春等，類皆揭竿仗義，號召群衆，騷聚一方，以打逃兵，保鄉里爲名，奪逃兵之槍支，作自衛之武器。其頭目渠魁，或山跑手而練勇，或由土匪而鄉團，坐地保險，按畝收捐，以爲鄉團員丁開銷，一時地方居然由無世界到有世界，由無治安，變爲有治安也。（姜家屯洪輔臣會團最大，規律森嚴，洪性好殺，部下叛變，卒爲其二當家的陳印堂所槍斃，地方人，至今惜之。）

秦失其鹿，天下共逐，群龍無首，名分未定也。庚子年後，日俄戰役之交，奉天將軍府尹，不能行使職權；當時地方情形，何人會圈，叫得開。（有朋友）何人鄉團隊伍多，則其地面寬，財賦足，武力大。獨霸一方者有之，橫跨州縣者有之。當日民謠云：「劉單子佔東山，洪輔臣半拉天，搶官奪印金壽山，」蓋紀實也。其會圈防區，犬牙相錯，伸縮無常。會與會，圈與圈之間，有時敦玉帛而睦鄰封，有時動兵伏而肆吞併。蓋強凌弱，衆暴寡，自古已然，于今爲烈。

一時起義諸豪，皆天民之秀傑者也；類能部勒群衆，撐持局面，或愛朋友如性命，或視金錢如糞土，或豁達大度如漢高，或恂恂長厚如光武，霞蔚雲興，蒸成異綫。致當時一代名流，關東才子，如劉東閣（舉人）李玉濃（舉人）等，亦曾周旋其間，告以「戒殺保民。」冀化乖戾爲祥和，重開草莽之局，再造英雄之業。無如古今異宜，時移勢殊，不可強同也。

## 張作霖

### 一 潦倒風塵

以地域爲單位之湘淮兩軍，造成咸同中興之局，方其盛時以之剿平內亂，或綽有餘裕，及其哀暮，以禦外侮，乃大感不足。甲午中東之役，湘淮兩軍宿將軍，渡遼援韓鮮，誠所謂強弩之末，勢不能穿魯縞者也。平壤守城之戰，祇一奉軍翼長左寶貴，爲國捐軀。平壤失，葉志超率六提督餘部，潰退鴨綠江西岸。淮軍宿將宋慶，奉命退保遼西。而主戰最力，請饒在先之湘撫吳大澂，乃最後奉命出關，始終未到前線。及日本海陸兩軍，會師遼南，清廷罷戰議和，遼南半島，賴三國干涉，得以聊復舊宇。敗軍之將，不足以言勇，敗軍之兵，夫又誰爲之齒錄乎。故自馬關條約宣佈後，日本履約退兵，遼南地方，莽莽平原，已成爲散兵游勇之天下矣。

子場縱博家仍富，幾處報仇身不死，此太史公傳游俠者朱家郭解之行逕，非可語于

一般流俗也。張作霖以遼南農家子，曾掛名尺藉，固不事家人生產者，在鄉一旦賭輸，世無淮陰，孰甘受袴下之辱。關外早寒，塞草先枯，遼水結冰，重裘不暖，張既無錢還賭債，群無賴向之追討，聲言擬剝張衣，以凌辱而凍斃之。淮陰枵腹植漂母，張作霖逃債，乃遇豆腐店主鍾三。鍾三慷慨同情，解其急難，竟脫舊羊皮背心，爲張禦寒，資往新民府投軍。張甫行，群無賴覺之，爭集矢于鍾三。張去既遠非徒步所能追，群迫店主鍾三騎驅逐之並索回借衣。鍾本懦弱，心無主張，祇有進退隨人。時際隆冬，北風其涼，驅上逆風而呼，張作霖，不得聞也。比追及，張詰問，鍾竟期期不能白來意。急裏情真，好人易感，張復紮紉道哀曲，鍾至此非惟不復索衣，且傾其囊底以晨朝所賣豆腐錢相贈，而又謔以代步之驢。俾張作霖順利而去矣。

悠悠歲月，人海滄桑，由前清而民國，當平故鄉落魄之張作霖，已由遼西地方之鄉團練長改編奉天北路巡防營營帶，而落陞二十七師師長。袁世凱毀約叛國，調其親信奉天督軍段之費，掛衛京畿，贊襄帝業，令奉天二十七師師長張作霖，代理奉天督軍。富

貴勿相忘，一日張忽憶及故鄉當年借衣贈贖之鍾三，星夜派人持函往邀。時鍾勤儉持家，已臻小康，久矣不作豆腐匠；往事如烟，誰能記憶，忽見省城督軍派人來請，真所謂受寵若驚者矣。

侯門似海警衛森嚴，民國之奉天督軍署，卽前清之將軍衙門，鄉下人無事且不能上縣街，而一生進過省城者，尤爲罕見，不仕不宦，身履將軍衙門，不幾詫爲夢境乎。督軍接見，歡若平生，廬山面目雖依稀可辨，而聲音笑貌，已大異疇昔。莊稼人有土此有財，春種秋收，無多奢望，作官作吏非其材富貴功名非所願。張笑頷之，鍾亦以老友自居。此後東三省巡閱使署中，北京中南海大元帥府裏，每逢喜慶令典，年節宴會，輒見此幡然一老，徜徉其間，人皆呼之爲鍾三爺云。

## 二、張勳復辟

歷史可信乎，不可不信乎。扮演歷史與記述歷史者，初非一人也，有人言而後行，有人行而後言。有人行而不言，或有人言而不記。若然則時過境遷，影隨形滅，歷史作

家，不猶仁者見仁，智者見智，不仁者見不仁，不智者見不智也乎！輪扁云：六經者聖人之糟粕也，吾于是重有感焉。

張勳復辟之役，八表諸侯，咸與加盟，獨一北洋舊宿段祺瑞，以首先贊成共和民國於前，已爲清室叛臣，不與聞焉。當日各省之督軍省長，除與革命黨人，有歷史關係者，孰不爲個人地盤計，聊爲勸進，以固吾圉，以觀望風色也乎。此天地山川，上下神祇之所實式鑒臨者。乃後此加盟諸帥，于此一役，有歌有哭，有啼有笑；祇餘一歌哭不得，啼笑皆非之張紹軒。（張勳字紹軒）復辟不成，巷戰失敗，落得一腔悲憤，滿腹牢騷，栖栖遑遑，遁入和蘭使館中去。

徐州會議，爲張勳復辟之前奏曲。爾時奉天督軍張作霖，密派其親信趙錫福充全權代表。（錫福字敬齋，新民縣人，曾充張作霖武承璋）趙歷講武堂畢業，讀書無多，而英婆颯爽，頗儻機智。徐州加盟代表中，奉天代表趙錫福，獨蒙張紹軒垂青，特賜侍妾一名，貂衣兩襲，復爲代請陸軍部，保障少將。此後趙返奉天，在朋輩中，每引以自

豪。笑孫烈臣以上校陞黑龍江督軍，不如本人，以代表資格，儘先榮膺陸軍少將也。

宣統復辟之詔命初頒，打倒洪憲後之共和國民，宛如晴天霹靂，震駭無措，以爲民意究無憑也。奉天督軍張作霖，又立派其得意代表趙錫福，乘京奉專車進京，許以觀望風色，便宜行事。果也，趙甫至津，卽值京津火車不通，天津各報遍發號外，傳播段總理馬廠誓師，討伐復辟，翊贊共和消息，津門輿論，慷慨激昂，袒劉者多，右呂者少。趙于是臨機智生，順風轉舵，毅然決然，晉謁段總理。段問，張督派爾何來。答，討總理吩示。段聞大喜，拍案叫絕曰：「不料張雨亭，他還贊成民國。」（雨亭張作霖之字）我不要他發兵，拍幾份反對復辟電報，足矣。」似此一幕，歌哭不得，啼笑皆非之悲喜劇，適造成張作霖，以一代理奉天督軍，獲得實任，因利乘便，獨霸關外。且此後之排除吉林督軍，北洋殘餘勢力孟恩遠，而奄有奉吉黑三省地方行政權，以至榮膺東三省巡閱使頭銜，皆於此役植其基矣。

此一役也，最冤苦者，莫如奉天二十八師師長馮德麟矣。事前被命爲奉天全權使

節，銜密約進京，專爲贊襄復辟，保衛皇室，以弼成帝業，庶乎立君者有其君也。結果適得其反。待滿朝天，兩班文武，翎頂輝煌，曇華一現，馮僅博得賞穿黃馬褂，紫禁城內騎馬，御前侍衛大臣之頭銜。事敗踉蹌返關外，弄巧成拙，竟不得與于奉天督軍署中，再造共和之慶功筵，不其悲哉！

### 三、李鴻章式之外交

前清季年，甲午中東一役，統帥北洋陸海軍，指揮對日本作戰，事實上之主帥，爲北洋大臣李鴻章。及平壤失守，日本海陸兩軍，會師遼南，清廷罷戰議和，李鴻章再奉命爲議和全權代表其主戰也不怯，其議和也不餒，堂堂使節，上國威風，周旋壇坫，戰敗有詞。宜乎日本外相陸奧宗光，相見失色，驚爲天人。無何議場失警，不決浪入小山路之助，突以一彈相道。地主失保衛之責，國際觀瞻所繫，自廷內慄，賠款數目，無形貶價若干兆兩。乃鷓鴣撥羽，不忘圖南，烈士暮年，壯心未已，此老再聲息俄法德三國，出而斡旋，迫使日本退出遼南半島，雖云天幸謂非人謀也乎。



太東溝一戰，軍事失敗，無可諱言。戰敗國外交折衝，已殘金甌，缺而復完。當日全國輿論，雖毀譽參半，而其于國際外交史上，足徵公道不泯，正義猶存，其于鼓舞士氣人心者，爲彌多也。

辛亥革命，清室遜位，山海關外之張作霖，因緣時會，奄有地方軍政財賦大權，取精用宏，志不在小。其于當時北洋統一政權，爲跋扈將軍，而于國家防邊捍患，不失爲強藩重鎮。第一次歐洲大戰，袁世凱以二十一條賣國條約，換得八十餘日皇帝，普天聲討，袁遂中道而斃。張作霖以一師長，代理督軍，此後中原多故，北洋軍閥，日作鬪牆之爭，總統國會，交關不已，發號施令，不能出國門以外，優悠歲月，舞蹈婆娑，置國家邊防，國民生計于不顧。不知現代世界爲何等世界，反激倖能強盛以綏強藩，夫又誰計及百年後，國家疆土，祖宗產業之爲誰屬乎。

張作霖于辛亥年秋，曾以奉天北路巡防營管帶，調進省城，爲東三省總督趙爾巽彈壓革命，遷走北大營二十鎮常備軍協統藍天蔚，蒙趙二次拔擢，引爲親信。張拜趙爲老

師，在總督衙門上，學習行走。後此張之擁東北政權，目空四海，心營八表，識者知其衣鉢師承有自，固不僅濟南一匹夫也。

張子應付東隣外交，則一木晚清末年李鴻章之作風。即任值何時，任到何地，自居上風，不爲被動。以靜制動，以動應變。小事委部下折衝，大事自己承當，不支梧，不卸責，可否一言而決，利害當時立斷。其所轄省份，雖各設交涉使署，所司不過照例公事。總之，張作霖執政時，其名義無論爲督軍爲省長爲巡閱使，其于東隣外交，每值日本特使，或地方領事前來晉謁，接洽事件，其程序，例須經過外事處掛號，辯番邀約，臨時或因故改期。而日方特使或領事，前來接洽拜會，本有其重要使命，各別責任攸關，祇有隱忍。造其屆期會見也，真乃千金一刻，時機難逢，而將軍衙署，警衛森嚴，天威不遠顏咫尺，主方祇落落數語，外交詞令，初不假以其他顏色。有時且板氣凜凜，盛氣凌之，或故爲遷怒，使酒罵座。有時且以其手持長約七尺之貝烟管，拍拍敲地有聲。此際賓方，愈覺慄惕，足恭惟謹，直至主人端茶送客，賓方才爲清醒，退後亦惟有

悵惘而已。翌日張即立派其重要執事，前往答禮，款洽周旋，無微不至。復告以大帥近日起居，尊臺前日謁會，正值其殺一陸軍少將，餘怒未息也。至此日方代表，是別有警覺，再娓娓問大帥日常生活賓主盡歡而散。

居今日而談此等草莽外交，譎而不正，有如傳奇故事，其有當于現代外交知識與否爲另一問題。然祇于其不辱國體不喪主權，居于主動地位。而肆應多方。較之近代摩登外交，祇嫻儀節，專事揣摩，巧言令色，先意承旨，忘却本身國家地位，民族尊嚴者，則不可以道里計也。

## 王永江

### 一、受知袁世凱

王永江，字岷源，奉天金州人。以詩堂起家。前清爲府經歷銜。宣統二年，東三省患鼠疫，以辦防疫功，經遼陽州史紀常保薦，「分省補用知縣」。而後此充王幕僚。任財政廳征科科長之高毓衡，在當時且被保爲「河南候補知縣」者。（指定省份者，較有着落）孰知此後兩人之宦海升沉，竟有如是之一龍一蛇乎。

永江在辛亥年，任遼陽巡防營第七營管帶官。武昌起義，各省響應，於時奉天省城人心，亦同震蕩，革命黨人，奔走謀策應。東三省總督趙爾巽，老謀深算，爲維持地面，彈壓變亂計，召南路巡防營管帶王永江與北路巡防營管帶張作霖，入省城鞏衛，參加東三省保安會。王與省議會副議長袁金鎧，均被舉爲保安會副會長，革命份子，省議會議長吳景濂，常備軍二十鎮協統藍天蔚均出走。

民國二年，趙爾巽二次督東，袁金凱電令，物色奉天人才，趙密薦兩人曰，遼陽袁金鐘曰，金州王永江。兩人奉召進京，召對之次，金鐘素豪於詞，侃侃談辛亥奉天保安經過，復叙同宗，攀援譜系，得袁嘉納，派任國務院參議。永江見袁，謙稱「個人才性，專制守舊，不合時宜。」袁曰：「我亦何獨不然。」片言見知，認爲同調，特令記名內政部部长。永江回奉天，住瀋陽小南門裏，同仁客棧，食住費一日共四角五分耳，王之生活起居，初不因意外遭逢，而改常。

## 二、理財經過

永江從政，胸有成竹，屬員不能任便條陳意見。其辦財政，無新花樣，祇循名責實，涓滴歸公，剔除中飽耳。其長全省稅捐局也，知人善任，賞罰嚴明，令各縣稅捐局局長，按月解款於省庫，每月注重比差，一月分大小，解款期限，不准一日脫延，解款數目，不容分文短欠。其次王回里，見同鄉某，時任稅捐局局長，新建宅舍，輪煥有加，回省立撤其職。先是王以記名內政部部长，國務院註冊，固赫然一內閣之候補閣員

也，乃王回奉天省城，甘居下僚，不恥於乘田委吏，其風概有足多者，計其從政經過，歷充遼康稅捐局局長，東邊道尹，牛海稅捐局局長，奉天省城稅捐局局長，官地清丈局局長，兼屯墾局局長，以上民國五年事也。此外復兼督軍署高等顧問，奉天全省警務處處長，財政廳廳長。民國十一年，徐世昌任總統，以王爲內政部部長，兼奉天省長，至受王知遇，卓卓有聲者，有北鎮縣之王鏡寰。其後，以非鐵路專門人材，而督修瀋海鐵路，赴功迅速，經中央考績，列爲上等。

### 三、出辦警察

民國三年，駐紮省城之奉軍二十七師，藉口端陽節北大營常備軍兵變，消滅北洋軍駐奉之殘餘勢力，此後奉天省城治安，完全歸於奉軍負責。二十七師之前身，爲巡防營，即光緒二十八年由新民撫民府知府增蘊就招降遼西鄉勇部隊，改編而成者。先是該部部隊分駐新民洮南外縣時，紀律稍差，民間謠云：「長白了頭髮，老掉了牙，沒聽說紅鬍子，來駐紮」茲則招降部隊，去改編未遠，竟代正規軍，進駐省城，與商民雜處

矣。

民國五年，宋文郁任奉天全省警務處處長，兼警察廳廳長。其時駐省城軍隊，東北兩關，爲五十四旅旅長，兼二十七師師長孫烈臣防區。西南兩關，爲五十三旅旅長湯玉麟防區。省城警察，在陸軍孫湯兩旅挾持之下，警察下級幹部，皆歸兩旅所薦委，驕兵悍將，風紀蕩然，省垣治安，岌岌可危。

永江以辦警察著名，民國四年，已身兼四職，卽奉天全省稅捐局、奉天官地清丈局、奉天屯墾局等。時袁金鎧，任督軍署秘書長，深以時局爲憂，欲王出辦警察，數往省稅局勸之。最後王提條件，以「大帥祇准介紹人，不能逕行撤委。」張批「薦人可用，可不用，而不逕行撤委」。王乃就職。

#### 四、軍警衝突

王永江既出任警政對旅長湯玉麟所濫薦擅委之不合資履人員，頗予裁撤。湯以此憤不能平，積而待發。又警察執法，亦時與駐軍難堪，例如民國五年秋，省會警察在大

南關湯公館中緝捕土匪是也。雙方積恨既深，是年秋冬之交，瀋陽城內遂有軍警交關之事，軒然大波，影響當局，三省首府，幾遭兵燹，幸免屠殘。

永江在警察任內，目擊時艱，心憂大局，居恒抑鬱，每發牢騷，有句云：「山前山後白雲橫，欲問白雲何處行，原期出山作霖雨，何曾出岫爲蒼生」。又句云：「千金寶劍換小妾，令人不得開心曲」。

永江無任何嗜好，一日與張大帥打牌，其晚適爲湯旅長玉麟請客。牌未打完，湯在傍觀，併代催請。時竹戰方酣，張讓曰：「你們先走，我和虞源後去」。湯罵，「誰他媽請他」。張大怒，推翻牌棹，「我用人，偏你們不高興」。王機警先走，卽赴日本車站，買票，往湯崗子溫泉。湯在場，卽脫下軍服，掙掉曰：「不幹了」，憤出督署。湯回，立派人到警務處捉王，王已鴻飛冥冥矣。

時督軍署參謀長丁超，立以電話，召集軍事會議。湯接電話，「不幹了」。一時奉天省城，謠言四起，「風聲鶴淚，草木皆兵」。幸兼二十七師師長孫烈臣，能知大體，



及警察維持，商會調解，一面電駐北鎮二十八師師長馮德麟，在遼西堵擊。湯率部退新民，交出兵權，退隱於馮部直至民國十三年，奉直第二次戰役，張巡閱使，始任湯爲京奉鐵路稽察處處長仍將奉天牌子，掛在北京。

王永江於瀋陽軍警事變出走湯崗子溫泉，奉天警務處長，由行政股股長許桂恒代理。爾時北京內政部長，由教育部長范源廉兼。內政部召開全國警察會議，王遂入關，以奉天警察代表名義，出席此會議。

#### 五 與黑吳之關係

永江與黑龍江督軍吳俊陞之關係，最爲密切。吳敬王爲天神，呼王爲老弟。（爲吳對人之暱稱），王懂中醫，吳本身有病，皆請王診治。吳有時偶感小疾，雖遠處江省，亦親來奉，就王醫治。而王與兩人之齟齬，則在民國十一年，奉直第一次戰役，張作霖免職，退駐山海關時，然王爲大局，爲公不爲私也。

民元以來之內戰，在北方，則起於直皖兩系之交閥。當段合肥之失敗也，直曹實握

北京政權，吳佩孚以秀才起家，看不起奉張，罵張作霖爲紅鬍子。故老張對吳，始終不無芥蒂，於直曹亦不放心焉。十一年直軍在北京近郊，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，繼駐西苑鄒芬部隊槍械，另遣王承斌彭壽莘兩大將，於灤東壓迫奉軍，退出山海關。

新國會選舉之大總統徐世昌，下令免東三省巡閱使張作霖，本兼各職。調黑龍江督軍吳俊陞督奉。令袁金鎧代王永江爲奉天省長。令馮德麟督黑。吉林孫烈臣不動。張作霖退駐山海關，收容部隊，沉機觀變。待挽頹局。北京總統徐世昌，骨子裏只曹此耳。當日周旋於直曹黑吳之間者，爲黑督吳俊陞之參謀長，應善一。此人原爲馮國璋之衛侍武官，固熱心黑吳容奉，與直曹拉攏，奔走甚力者。乃突被奉天督軍署副官高金山打死，於奉天小河沿吳公館右側。其實應之被打。奉天省府之所主持者也。

六 反對奉軍入關

十三年，奉直第二次戰役，張作霖聯國民軍倒直。用雪十一年撓敗之恥。奉軍在當時在關內外之勢力，已達頂點。奄有九省。計奉天省長袁金鎧，黑龍江省長吳紀常，吉

林省長王樹翰，熱河都統闞朝璽。直隸督軍李景林，察哈爾都統高維嶽，山東督軍張宗昌，江蘇督軍楊宇霆，安徽督軍姜登道。十四年郭松齡倒戈，李景林瞻望，繼而蘇皖全失，山東幾乎不守。十五年南口之役，國民軍敗退。於是北洋舊系孫傳芳靳雲鵬齊燮元等，聳肩張作霖登台，作安國軍大元帥。冀挽北洋頹勢，以對抗南方革命軍。無如時事殊。殘局莫補。致有十六年之班師出關，皇姑屯爆炸一案，張吳同時遇險。此皆永江事前諫阻入關爲非計，以去就力爭者也。

吳俊陞

蕭何曹參，起家刀筆吏，黥布彭越，皆草澤英雄，而舞陽侯樊噲，爲市井屠狗者流。察其所由興實遭風雲之會，安得不謂時勢爲之耶。光緒庚子年，義合團之役，八國聯軍攻陷北京，俄國克薩克騎兵，進佔東三省。雖有辛丑條約，不能約束屯駐東三省之帝俄軍隊，如期退出境外，致有光緒三十年之日俄戰役。名爲日俄兩國構兵，實在中國境內交戰，尤其在滿清鄂浦故邑，祖宗發祥之地也。黎民百姓，蕩折塗炭，廬墓邱墟，固無論矣，皇帝之祖宗，陵寢亦且化爲牧放戎馬之場。地方守土文武官吏，亦復聞風逃竄，不能與城池共存亡。以此滿清一家三百餘年之地方統治權，遂告崩潰。代之而興者，厥爲由游勇出身，以招降改編爲巡防營營長之張作霖。其一時響應附從者有孫烈臣、湯玉麟、張景惠、張作相輩人，而另一大將，則爲由馬販而把總，而鎮守使之吳俊陞。吳俊陞之爲人也，峯壯粗豪，以儒冠爲可溺，固不洽於當世一般悠悠之口矣。然而

其行事，則非無足述也。茲撮其犖犖大端如左。

### 一 顧全大局

吳俊陞，字興權。在洮遼鎮守使任內，以打蒙匪陶什陶功，晉陞二十九師師長。受知于袁總統世凱，特賜以九頭獅刀。蓋袁拔吳，具有深意，所以抑張作霖也。吳與張作霖，初非有草澤同盟之舊，及鄉里荊李親也。其後此與張共事業，共功名，處境也疏，慮患也深。值功高不賞之時，處憂讒畏譏之會，他人不能一朝居者，而吳則處之泰然。每以一言釋群疑，糊塗弭衆謗，全交情，保令名，其愚真有不可及者。

十一年奉直戰役，張景惠駐天津，代表奉軍，與直方周旋。乃池昏昏庸每中直方愚弄之計而不自知。當時亦有報告，謂：「曹吳部下，對奉軍要有舉動」。景惠對張巡閱使大言：「我們奉軍，即使圍剿洛陽去，玉帥也絕不還手」。致駐防京津一帶奉軍，運遙河上，漫不設防。一聲霹靂，駐北京西營奉軍、鄭各部隊，突被繳械，而直方兩大將王承斌、彭壽莘，率兩師生力軍，以疾風驟雨之勢，驅馮奉軍出山海關，同時新國會總

統徐世昌，下令免東三省巡閱使張作霖，本兼各職，調黑龍江督軍吳俊陞督奉，令二十八師師長馮德麟督黑，吉林督軍張作相不動。

當是時，關外大勢，二十八師師長馮德麟，在日俄戰役時，其部屬，其聲勢，遠在後此東三省巡閱使張作霖上。祇以改事後，爲地理防區，人事關係所限不發展。蓋張駐省城，馮駐外縣，駐省城，則政治經濟，近水樓臺先得月。駐外縣，則機緣較少，處處落後。故馮居恒鬱鬱也。此次北京發表馮德麟督黑，誠一時良策，然吳不就奉，則馮無從去黑，而吉孫又張作霖之股肱心腹也。若然，則當言東三省大局，轉一環而動全局者，舍黑吳輩屬矣。

奉天之較黑龍江，偉矣，政治地位之優越，外交關係之重要，現代人才之衆多，財賦之饒，兵馬之盛，天下莫強焉。北京重張令下，東三省空氣激蕩，津門戒嚴，鶴唳風聲，尤其小河沿之吳公館中，吳督幕僚，食指蠕動，心思一變，幾乎聯想相慶矣。乃吳終日昏昏，仍度其飲酒食肉，馳馬試劍，選色徵歌之靡爛生活如故也。汨乎消息一天多

似一天，時局一天緊張一天，吳忽召其秘書長，囑向北京通電，口授電稿，（吳之電稿，向由口授，不得代擬，錄後一讀發出）其意若曰：「俊陴材具粗劣，一向追隨兩帥，黑疆之寄，已感負越是懼，云云」。秘書長畏後，以此電重要緊急，而口稿搖尾，文氣不足，擅於稿末添加，「惟政府之命是從」，一句，未經呈讀，即送日本電報局拍出。翌晨日本報紙發表，吳見報大罵曰：「秘書長不是東西，這回他將我和老張家的交情，給弄糟了」。立時下令逐之。

此電報第一反響，即黑龍江吳督軍之參謀長應善一，即日被奉天督軍署副官高金山打死。於吳公館右側畢官孫門前，使署以電話問吳公館：「應參謀長是誰打死的，告知緝兇」。吳答：「吾！是他逛密子得罪了人，不要多管閒事」。此案幸得馬虎過去。吳吩咐家人，關上大門，不准閒人出外。

瀋陽時局愈逼愈緊。「醜媳婦難免見公婆」，吳遂決意西上調張。事前召集幕僚，在公館會議，一堂群彥，陳說萬端，將古比今，輩爲東家籌萬全之策。吳說「唔！

你們都不知道，到時我自有新說」。吳此次出發，不同往日，祇帶副官長陳振之，及隨從衛士兩名，掛專車一輛，匆匆西上。

張作霖振旅出關，駐節山海關天泰棧，收容舊隊，整理殘軍，紆籌對策，擬挽危局。忽吳督電報，自奉天出發。專車到站時，張適在旅館門外散步，見吳到，即轉身回室。（向例張見吳，必款接歡迎，足恭有加），吳趨入謁，張板起面孔說：「你怎這時才來我正籌你來，好辦交代。不該玩忽國家命令，趕快回奉就職，以安地方人心。咱是老朋友，你幹不比別人幹強嗎！我交代完。你時我住那裏，我住那裏」。吳說：「唔，大帥！咱不提些這個。我在江省，有熟地多少咱，生荒多少方，够我過幾輩子了，錢呢，日本正金銀行，朝鮮銀行，東三省官銀號，我還存有多少萬款子，我的財產，不比你少。再說，他朝北京政府，儘賜地畝，咱們開不過。北京對付廣東，還不是這一套，今天撤去陸榮廷，明天換掉陳炳焜，結果大家誰馬幹不成。唔！大帥！你的肩膀比我寬，甚麼都能擔得起。教我在黑龍江，馴馴放馬，習土習開地，我會。把我攔在奉



天，外國交涉，各省代表，文的武的，我一樣也應付不來；我一天也幹不了。我這時才來，我把家都安置好了，你住大連，我跟你住大連，你到那裏，我到那裏」。張聽完，笑了，說：「他們怎不來？」吳說：「大帥生氣，誰敢來！打電報叫他們，他們就來了，大家捧柴火燄高，咱們還是幹哪！」於是有一天雲霧散矣。（註唔！吳之口語發語詞，怎讀作）

## 二、不忘國恥

世皆知民國十八年，東北軍抗俄一役，輕舉忘動，暴露邊防鬆弛，發見外交失態，爲九一八退師關內之先聲。而不知前乎此役，民國十五年，東北地方當局，處理中俄鐵路外交，幾由波動變爲主動。雖以蘇聯訂事于五年計劃，未遑遠略。而東北邊防重寄，累督吳俊陞，能獨見其大，保全主氣，力爭上流，雍容榮鎮之功，惟多。後吳督黑時，每值蘇聯領事，及其護特別外交官來訪，或洽商地方事件，吳必約請其領外賓，或英人或美人作陪事後，吳對人說：「唔！我和他們說話，要請個見證人。不然，怕他們登報亂

說，我又答應了他們甚麼。」可見笨人之外交，自有其笨之方式也。

某年，哈爾濱中東鐵路局局長宴客，正賓爲中國黑龍江省督軍吳俊陞，陪客爲路局高等軍事顧問某。（帝俄時代，曾任東海濱省總督）固一幡然老將軍也。庚子義和團事變時，曾驅迫我江東三十六屯百姓投江甚衆，宴前賓主周旋，遍介姓名，吳忽憶及前塵，以爲此人與我國家以奇恥，爲我民族深仇，卽立向主人告辭，說：「唔！他還活着，你們今天的酒，我不能吃了。」（古人不與仇人同宴席）從此中東鐵路局長，自慚交際失態，欽重吳之爲人。

三、四羅主義

吳俊陞督黑時，能實際負責，其他地方用人行政，不受他省介紹干涉，固抱「四羅主義」者也。雖奉天爲三省軍政樞機，而當路要人，皆不能向黑省推薦任何人才。卽張作霖之如夫人王雅君，寵極一時，吳見之，鞠躬悚惕有加，亦未聞其爲位置親信，向吳有所請託。奉直第二次戰後，張景惠殺烈歸來，無枝可棲，以暫編山林隊，駐紮黑龍

江。吳乃贈景惠百萬作開拔費，使移防，不容臥榻之側，有他人酣睡也。十一年奉直第一次戰役，黑龍江省，以偏於邊鄙，調遣不易，未能出兵，十三年奉軍入關，黑省又託故延宕。及軍事緊急，張電火催，吳始返黑肅將調兵。過哈爾濱到站，下車忽僞作跌倒，痛呼傷足，卽以傷足電京。返省城後，各方慰電紛來，祇撥亂牌局，擾人清興耳。迨至足傷告癒，張又電催赴京商機要。吳經哈埠，中外仕紳歡送之際，吳忽大呼：「我丟一千萬圓支票，」下令搜檢。及登車，人問「大帥怎把支票丟了？」吳謔：「唔！我看送站人太多，怕有刺客，藉故搜他們一下子！」。

#### 四、挽張願運

民國十四年秋，郭松齡將軍反奉失敗，實爲十五年國民軍南口潰退之先聲，蓋以北方革命實力各派未臻妥協。黨方主張宣傳之未能一致也。關內北洋餘孽，百足之蟲，死而未殲，關外奉軍幹部，諸帥雖在，愈勇可賈，郭之失敗，在外交上，雖云東風壓倒西風，無寧謂在軍事上，新勢力條件未備，衝動多於理智，未能折服舊派。郭謂教導隊之

教員學生，豈能與講武堂及行伍綠林，出力者相比哉。先是十四年秋，郭將軍，以三四方面軍，作反奉基本幹部，揮師出關，鋒不可當。無如初冬大雪，人馬不前，錦縣欲兵，觀望風色。津門李景林徘徊於前，熱河閻朝璽窺伺於後，國民軍條件未協，行動尙未決定。加以老張健在，猶有餘威。而郭軍討張檄文，主張不明，詞句僻澀，駢四儷六，不堪卒讀。夫革命注重宣傳，反奉旗幟，既有欠鮮明，則革命主張，又安能家喻戶曉。及乎師次白旗堡，勢成強弩之末矣。迨列幕遼河西岸，雖於旗漲天，號角震地，而郭軍營中忽流行一種口號，曰：「吃老張家飯，不打老張家，」反奉之謂何哉。此郭軍失敗，之又一原因乎。

當是時，京奉鐵路交通，在奉軍方面所管轄，由瀋陽至馬三家子之一段，僅及全路十四分之一。奉天省城西郊難民，聚集西關。冬初大雪，地凍天寒，難婦抱幼嬰，乘坐車，凍僵雙手，嬰兒滑落地；下視始知凍斃多時。前方砲聲，省城斷續可聞。八門八關，皆由省當局請日軍站崗。豈第鶴唳風聲，八公山草木皆兵之喻乎。帥府機要會議，

老帥發氣，祇有亂罵，自悔誤信鬼子六子。（鬼子郭綽號，六子學良小名）其他群僚，曾受鬼六之侮者，祇面面相覷，雖快個人已往匪皆私怨，而無挽大局，目前之狂瀾。獨有黑警，好整以暇，作而言曰：「唔！看看，慢慢弄罷。」於是未出兩日，盛京時報，（日本報紙）大字標題曰：黑龍江吳軍騎兵包剿郭軍後路，佔領白旗堡。秘書長林長民中流彈，死火車上。又題郭松齡將軍，及夫人韓淑秀，率青年衛士數人離部隊出走，爲江省騎兵軍長穆春，在蘆家屯車站捕獲。此一幕掀天揭地之反奉軍，於是鑼鼓收場，其潰散部隊，又歸張學良改編矣。

#### 五、夕陽殘照

民國十六年，張作霖在北京，就安國軍大元帥職，劃新疆爲通郵區，北京安國軍大元帥紀念郵票，通行新疆省，東三省熱察綏區無論矣。同時併宣佈大赦，合演北方新舊軍閥，迴光返照之一幕，以與北伐之南方國民革命軍相對峙。當是時，參加此劇幕者，北洋宿將爲齊燮元，孫傳芳，何豐林，靳雲鵬等，奉軍則爲魯督張宗昌，直督李景林

等，固一幕滑稽劇也。而當日運籌帷幄，其外表爲張之內閣總理潘復，骨子裡則爲前此督蘇之楊宇霆也。楊自督蘇失敗，聲威頓減，不料有郭松齡一役，復得參贊機務，頗資依仗，於是楊宇霆在張左右，又由黑而轉紅矣。

張作霖疲竭東三省之人力物力財力，輕率入關，翱翔京津，日營八表，率官僚以腐敗，教子弟以奢華，陷奉票於毛荒，舍其本而逐其末，此王永江所引爲深戒者。十五年關外身圻重寄，黑督吳俊陞，吉督張作相，熱督閻朝賢，獨奉督一席虛懸。爾時關外三省，在位之文皆武，其資稟關係，能見場面，上合盛者，爭日馳驅於京奉路上，冀得朝覲，一望見大元帥顏色，併交歡其左右，預爲個人官階祿位謀陞遷，爲父母死後訃告增題字，夫又誰肯計及人民生計，國家邊防者乎。

奉督一席，稽之勳勞，按之資稟，允應昇與十四年旋乾轉坤議定部選之黑督吳俊陞，而大元帥之左右皆不願也。他人勿論，卽久賦閒曹，當年起義從龍之老友湯二虎（名玉麟）首先通不過。若然則嘗此一鱗者，其資格，舍楊宇霆莫屬矣。然張作霖戒于

郭松齡之變，覺外人終不可恃，雖宇寔費盡心機，奉督一缺，終不到手，於是謠言再起，群又集矢於吳督矣。謂：「吳俊陞包藏禍心，預謀不軌。」一若真有其事焉者。適吳督剿東邊柳河通化一帶，大刀匪畢，回京覆命。車次錦縣，有控告吉督張作相之叔張洛東，及前熱河都統汲金純之襟親甄寶玉，以「仗勢欺人，窩匪聚賭，擾害地面」一案，吳覽狀大怒，不顧勢力，不徇人情，下令捕獲，送押奉天監獄。此案也地方百姓，莫不稱快，然而大元帥之左右，則衆惡之矣，曰：「姓吳的算誰，不該殺家穉子，專找自家的毛病。」吳督至此，嫌怨日多，處境頗危，幾乎啼笑皆非，步履惟艱矣。

渡假而北京中南海之張大元帥耳中，灌滿黑督吳俊陞之閒是助非。一日值吳入見，大元帥忽板起面孔，說：「聽說你老不知好，不理正事，竟在外邊胡鬧，成何體統。妍戲子，軋窩子，不是你幹的事情，還不趕快回奉天去看家。這裏那是我們久住的地方。」吳說：「唔！大元帥，你作皇上，我是八千歲。人家有穿朝馬，我坐穿朝車。中南海，就是紫禁城，我的汽車，一開就到。沒人敢攔我。別說黑龍江我不去了，連奉天

小河沿也玩够了。我一個馬販子出身，作了八千歲，我甚麼也不想幹了。我到北京，把我全家大人孩子，都接來了，享受大元帥賞賜的洪福。我們成天坐汽車兜風，看戲，吃館子，逛萬牲園，西山八大處。我還活多少年。我活着，我一家人，那一個不是託你老人家福氣。趁着機會，風光，風光，浪一浪。」大元帥默然者久之，說：「算了罷。」

註：八千歲 本於劇本宋代故事，八千歲祇去皇帝萬歲二級。穿朝，清制有御賜紫禁城騎馬故事。



## 打 鷹 人

余家遼西黑山縣北境，地鄰柳條邊。柳條邊者，古邊牆之一種，插柳結繩爲之，故以名焉。西起山海關，東迄奉天之法庫門，又一線至吉林之科爾蘇門，固所以限南北渾蒙之防者。邊內爲漢人，邊外爲蒙古。蒙古人大抵以游牧爲生。漢人則多爲滿洲八旗莊頭佃客，亦有少數落籍之佔山戶。當光緒初年，地方可耕之田，約佔牧場三分之一，蓋半墾半牧之古老鄉村也。牧場，又名收養甸子，或稱官牧養，官者共有之義也。此等土地，大抵爲不易墾殖之荒原，故以爲公共牧場。其主權或屬於一村，或屬於數村。然實際使用之者，亦不限於所屬之村之人也。凡鄰村住戶均得隨便取土，樵採，收放牲畜，所謂雉兔者往焉，芻蕘者往焉是也。每值春夏之交，荒原草長，項色連天，雜花爛漫，有如緞錦。倭鶻百靈，（兩者皆善鳴之小鳥，）上下飛鳴，喉偶呼籬。牛羊如海，驟馬成群，一時荒草甸中，浩浩蕩蕩，角而歧者，鬃而封者。飲斝其中，馳逐其上，饒多天

趣；富有生機。及今思之，雖時越多載，地去萬里，尤爲神往也。

關外早寒，寒草先枯，每值秋冬之交，鄉村農事暇時，便有來自關內之打鵬人。其人，肩荷一擔，繫兩筐籃，一端盛炊具行李，一端盛打鵬工具，及鷓鴣子。（鷓鴣由，卽鷓鴣也。）此種打鵬人，一年來去，有如候鳥，都按季節。所不同者，打鵬人迎寒而來，逢暑而去也。打鵬人到來，借住莊院閒房；或農場窩棚，與街隣無擾。本地人亦樂得廣行方便。在打來之前，打鵬人須先到野外，草甸中，相度地形，以便僞裝，佈網設餌。其他地點往往遠於人家，遙望山頭，空曠平野之地。先掘土窖，以容人身起伏周轉爲度。其上佈幕，掩以柴草，遠而望之，儼然一郊原墳塚耳。幕周設瞭望孔隙，及出入門戶。其外草地，埋伏細網，有網通於幕內。網側植木椿，繫膠圈子，傍距數尺置肉餌，使見之而不能得之，其食慾熾，則時時鼓翼起飛，作捕食狀。高空天半，過往野鷓，俯瞰此狀，亦來爭食，猛勇奮飛，一翅撲下。至此，潛伏幕內之打鵬人，一眼望見，便急扯網綱，罩籠野鷓於其中。頃刻之間，翱翔雲表之健羽，居然成擒矣。

據打鵬人之經驗談，寒外之鵬，其空運起止，皆有定程，每程均有相當距離，或此山而望彼山，或此原而望彼原。久於打鵬者，且能察知鵬之年齡以及其性情。大抵一兩週歲之鵬雛，毫無經驗，見類即投，見餌即撲，容易上網。然此種幼鵬，毛羽未豐，花紋不顯，其肉祇堪作餌，其羽不可爲儀。最不易上網者，爲多年之老鵬。打鵬人雖爲熟練老手，佈網置餌，毫無痕跡。而此等老鵬，似經驗有素，機智多端，翔翹高空，雖見類及餌，仍盤而不下，或偶然下落，則又集於幕餌遠處，或巧攫其食，或一閃而即逝。然此等老鵬，既飽經風霜，全羽者少，毛色不麗，翎尾亦不堪爲用。肉亦堅硬腥膩，不可作餌。其經驗常識居老幼年齡之間者，則爲中年鵬，約三四歲至六七歲，毛羽正豐，花紋亦麗。然上選者，百不得一，或曠年而一遇。

打鵬人之業務，視鵬之社會用途爲消長。鵬之社會用途，視時代之需要爲轉移。國民初元，改官易制，高級軍官，冠上恆豎白羽，而用省古出之白鷺無垂類。自火器發明，以槍砲代弓箭，而鵬翎作箭之用途廢，袞衣博帶，羽扇綸巾之風尙改，而鵬翎扇

作爲古玩，於是鷗之用途少，而打鷗之業衰矣。當年鷗之用途，鷗羽傳箭桿，爲增箭鏃前進速度，所謂鷗翎箭也。鷗尾作扇，清玩銷著，所謂鷗翎扇也。鷗扇在北京，前清時代，達官貴人皆尙之，製作之藝亦最究。其扇之佳者，柄鑲角或象牙，其結筍處，恒飾以翡翠珊瑚，透鷗各種圖案花紋，精細玲瓏，得未曾有。鷗尾上品，名色最多。其普通者，爲之疏鷗，灰色面有斑點，稍上者，爲玉帶橫腰，列有幾道白色橫紋。其極品，在光緒季年，西太后誕辰，黑龍江將軍，貢鷗扇一柄，以天然鷗尾爲之，其上隱顯花紋，爲一壽字，希世異物，傳爲嘉話。此只有關打鷗人之一種趣聞也。

## 瀋陽八景

(併序附註)

記者幼時，自外縣徒步入省城。以窮鄉僻壤農家子，甫出里門，乍上征途，鷄聲茅店，曉風殘月，驛亭車馬；古墓豐碑，見見聞聞，都非夢想所及。抵省城，住小客棧，聽人傳語，有聞皆奇，乃知書本外，大有文章。其牢記不忘者，厥爲省城名勝之瀋陽八景，入民國後，緬懷舊蹟，多已改觀。如二十年春，瀋陽市政府拆除市街中心之鐘鼓二樓，九一八後，名勝資敵。屈指迄今，又十餘寒暑。莊生云：故國故都，望之惕然。由今溯往，能無感慨係之。追憶爲詩，景各一章。

### 一、塔灣夕照

土阜如龍渴飲川，龍頭古塔矗年年。夕陽御路驚回首，倒影崢嶸水底天。

塔灣在省城西郊，御路之左。土阜岡陟，來龍千里，下飲溪潭。龍頭鎮以唐代建築古塔，夕陽返照，故謂之塔灣夕照云。御路者，前清山海關外各省朝京驛傳之大道。兩

遼海小記

六六

傍植柳俗名引路樹。

二、黃寺鳴鐘

禪林勅建劇豪奢，金碧琳瑯寺作衙。多少番僧翻貝葉，鳴鐘代鼓度年華。

寺爲清初勅建，爲關外內蒙喇嘛出家修行之所。派演西藏密宗，爲黃教始祖宗喀巴弟子傳教地。寺院有香火莊田，喇嘛有品級祿米。

三、大清仙境

權把紅塵作太清，仙凡境界總分明。葛公道墨知多少。月下猶聞奏管笙。

太清宮爲省城道院十方叢林，地當大小西關之間。方丈葛月潭有道行，善畫蘭竹，其書法亦秀絕人寰。九一八後聞已悅塵。

四、故宮春曉

時清爭識故宮春，曉色皇居御柳新。妝閣久淹妃子笑，幾株紅杏點芳辰。

五、柳塘避暑

萬柳毵々萬柳塘，萬泉河上此清涼。劫來烽火彌天地，向夕鳴鏑弔國殤。

九一八後，附郭義勇軍襲擊兵工廠，飛機場，以柳塘爲集合地點，經日軍發覺，屠殺頗多，無入敢掩埋也。

#### 六、萬泉垂釣

小河沿上草如茵，畫舫笙歌歷歷春。借問柳陰垂釣客，青衣行酒又何人。

萬泉河，俗稱小河沿，入民國後，奉天官銀號經營，爲省城銷夏名勝之地。岸上有鷗波館其左右帶以藥欄花園。河上茶樓酒館，極絃管笙歌之盛。春風楊柳，秋雨梧桐，當時東北顯宦達官，貴賓仕女，多恒游息宴集於斯。

#### 七、古塔昏鴉

古塔撐天頂欲斜，西風殘照認歸鴉。蕭疏枯柳頽垣外，一幅寒林付畫家。

瀋陽四郊，各有一印度式古塔，建自清初，俗稱爲東塔西塔南塔北塔，以作城郊標誌者也。塔下，當年各有寺院，教派爲西藏密宗。惟北塔稍完整，每年春初，尙有廟

會。東塔近飛機廠，爲軍事禁地。其餘各塔院，則皆庭宇荒榛，丹青剝落，祇剩敗瓦頽垣，枯木寒鴉而已。

八、渾河晚渡

兩岸沙明一葦航，渡頭夕照見牛羊。誰教附郭盤胡馬，遙望鄉關百感傷。

渾河在省城南塔之南，又名瀋水。日俄戰役時，爲兩軍爭奪瀋陽最後之防禦線。兩岸渡口，時爲俄軍戍守，時爲日軍戒嚴。鄉下老百姓進城渡河，誤觸軍禁，往往有被活埋者。



## 奉天大鼓

詩云：擊鼓其鐙，踴躍用兵，記云：聞鼙鼓而思將帥。是則鼓者軍樂也。孫子十三篇，歷言旌旗金鼓，而註家則謂日戰旌旗耀目，所以便指揮；夜戰金鼓動耳，所以齊號令。傳曰一鼓作氣。是則鼓屬軍樂，戰陣攻伐之具也。由來尙矣。

有清統一寰宇，不忘武功。山海關外，爲滿洲祖宗發祥地，八旗子弟，生隸尺籍，長而披甲，吊臂彎弓習騎射。軍中歲月偏餘，塞上悲茄，幟門暮鼓，所以定更籌。肅軍紀也。熟能生巧，弦外餘音。茄有多拍，鼓有幾套，上有好者，下必甚焉。一時燕成習尙，演爲風氣，由城而鄉，由軍而民，無間士庶，年節農暇，婚喪慶弔，開場演奏，藉爲宴集消明娛樂之資。鼓而有詞謂之鼓詞。鼓而有書謂之鼓書。開天法曲，李龜年遍唱江南，中朝治亂，柳敬亭實襄左幕，旣傷今而弔古，聊長歌以當哭。

鼓詞之雅馴者，有八角鼓，佐以單絃，講曲牌子。其節目，選自今古奇觀，聊齋志

異等書。曲牌子，如風雨歸舟，黃鶯兒，柳青娘，靠山調，連珠調，社會高雅之士所欣賞。鼓書之通俗者，有大鼓書，擊大鼓，配以絲絃，檀板，及犁鐮鐵片，爲長編大套之成本演義。其節目，如薛禮征東，楊文廣征西，羅通掃北，包公案，施公案等。夾叙夾議，有唱有白。其大旨不外乎懲惡除奸，勸忠勸孝；因果報應循環不爽。爲販夫走卒，村婦村婆，黃童白叟所歡迎。

奉天講曲牌子之八角鼓，陽春白雪；和者蓋寡。其於章回體長編演義之大鼓書，改良而爲七言古歌之清音子弟書。藝術益見進步。大抵似杜子美之兵車行，無家別，垂老別；石壕吏，而描寫清真。又似白香山之賣炭翁，母別子，杜陵叟，而剪裁得體。獨標一幟；流行坊間者；有遼海文人韓小窗所編之三國，紅樓，明末逸史。小段，如糜氏託孤，草船借箭，古城相會，黛玉悲秋，青樓遺恨，全德報，寧武關等曲目。而聞原繆齡林東林所編之憶真妃，尤爲卓犖，大雅不群。其每段眉批，爲奉天依將軍手筆，可知此藝，在當時之聲價矣。入民國後，清音子弟書，唱遍平津劉寶全，白雲鵬，張小軒之

倫，各擅壇坫，又誰知黃河伏流之導源星宿乎。

奉天鼓書人物，在光緒庚子前後，遼西有程煥章曹瞎子，爲地方渠豪金壽山洪輔臣所賞識。入民國後，張作霖任奉天北路巡防營統領，軍幕常携鼓書藝人劉德。張剿匪逃邊，宿營飲宴，每召集部屬，非劉德打鼓說書不歡。當日張營，哨官管帶，稽查，藍旗，胥爲後此改編二十七師之幹部，亦即後來東北各省之封疆重寄如孫烈臣，湯玉麟，張景惠，張作相等。皆習聞劉德說書而悅之者也。劉德之奏藝也，淵淵伐鼓，宛如大將登壇，號令三軍，似歌非唱，何異虎嘯龍吟，無怪四座抑氣，草莽吞聲也。劉所常說書目。如寧武關。演一門忠烈。秦德報，演落魄英雄，戰長沙。演黃忠不老，草船借箭，演諸葛多謀，黛玉悲秋憐孤女。喬樓遺恨情名妓，皆其最擅場者。說者謂：張作霖初年，以匹夫崛起遼西，草澤同盟，窳窳可數，而卒能建軍東北，爲國屏藩，作巖疆重鎮者，歷十餘寒暑，雖其後此兼巡閱使及大元帥，延街多士，取精用宏，而其當年之創業植基，埒結幹部，頗賴有營中之大鼓說書。英雄表演。若然，則對德之功，不可沒也。

據劉德大鼓之葉子者。（江湖藝人術語，謂門派師承爲擄葉子），民國十年前後，在奉天有五十三旅稽查邢立亭。邢由票友而下海，奏藝於大西門裡馮泰軒茶社。以染有烟癖，居恒衣垢不洗，神情委頓，有晉賢稽康懶龍之稱。每當癡作，輒涕淚交併。然甫一登台，則又精神煥發，若真氣內充也者。鼓音清脆，宛如驟雨疾風，引亢高歌；又如晴空霹靂，聲震屋瓦。其譜糜氏託孤一曲，祇開首「古道荒山苦戰爭，黎民塗炭血飛紅」兩句，勝讀一篇李華弔古戰場文。其敘述將軍救主夫人托孤一段，具見主僕君臣，商量奏對，雖當戎馬倥傯，敵兵追逼之際，取義存孤，正氣凜然，權衡輕重，不失分寸。回湖戰場，憧憧發昔，豈僅餘音繞梁三日而已。

與邢立亭同時，奏藝馮泰軒者，有開原之財主秧子左甸禹。（秧子在東北爲富戶少東人之稱。）左于縣城，列爲富戶，街內有市房，城外有田地。襲祖父之餘蔭，不文不武，滿腹牢騷。學而未成，惟誦好大其書，自請對師，招朋引類，居恒家學唱，亦復自備單驪轎車，自帶絃師，出城充票友，應堂會。當日城廂人家，婚喪宴集，以能起勳

左大爺旬禹，鼓書玩票；爲無上風光。庚子年後：開原地方：爲日俄兩軍交戰要衝，地方糜亂，市井蕭條，大海滄桑；貧富易位。當年縣城濶少，財主秧子左旬禹；至此已老景婆婆；由鼓書玩票；而下海吃江湖飯矣。民國以來，平津鼓書；盛行其道，其演奏成名之家數，要推劉寶全、張小軒、白雲鵬爲正統，而異軍突起；玩世滑稽，砭俗箴時，如老倭瓜，山藥且大茄子等，又附庸上國。山海關外，亦何獨不然。程煥章曹瞎子，前輩往矣。劉德，邢立亭，鼓界耆宿，說書題目，探選列國，三國，說唐，說岳，紅樓，水滸作材料，將古比今，婉而諷，法而戒，洵乎風人之旨。左旬禹，傲世不恭，悲天命而憫人窮；則小雅之音也。其大東溝戰役（甲子中日之戰）小段開場白，引時人諷世詩一首曰：「中原何故打東洋，考定無謀（定欽差定祥）左太剛。（奉天翼長左寶貴）假作聰明兩隻鹿，（瑞祿兩翼長）虛張聲勢一根糖。（唐欽差唐矮子）善能退步山東宋，（淮軍老將宋慶）永不出頭塞北長。（黑龍江將軍長順）逞勇總稱依大帥，（奉天將軍依克唐阿）講和難物李鴻章。」其日俄戰役小段開場白，自撰一首曰：「一條鐵路兩家

爭，萬姓流離劫後生。大好江山投狗骨，且將絃管譜清平。一辛亥武昌首義，天下響應，關外民軍都督藍天蔚，開府煙台，指揮關外民軍。奉北革命軍司令段右軍，佔領開原，左甸禹曾身歷其境。其演述段大禿子攻佔開原一役，尤爲有聲有色，活靈活現。（段名文祥字右軍，四平街人，奉天文會書院學生。）先述段司令家世出身，革命經過。次述段司令如何收編軍隊，如何打走防軍，及進城後，如何豎立革命軍旗，佈告安民，保護商民及外國傳教士。堂堂之陣，正正之旗，無殊節制之師。而於敘述段司令之兩支隊長于小丁字（土匪改編）及大英字劉殿臣（警察改編）之指揮守城，把守四門，居民無擾；乘城瞭望，馬跑鑾鈴，如聞其語；如聞其聲。左氏作藝，同情革命，與會淋漓。過屠門而大嚼，雖不得食，亦快意焉。其於張作霖治下，不避忌諱，譜之管絃，則甸禹亦有心人哉。

## 奉天公園

附註

在省地址城小西邊門外，光緒三十二年，徐世昌總督東三省時所建。園內公家建有閱報室，圖書館，講演所，攬轡亭。私人經營，則有小綠天茶社，大鼓書場。

### 攬轡亭

昔日曾經上此亭，江山無恙眼爲青。如今烽火彌天地，東海宏謀剩幾星。

亭外一聯，爲徐鞠人自撰自書。聯云：亭外山川如繪，問當代賢豪，幾人經過；地當歐亞之衝，攬巖疆形勝，注我懷來。

水竹村人鉅眼光，三邊籌策費周章。亭名攬轡憂天下，調遣曹吳與二張。

清末，袁世凱在小站練新軍，編爲常備軍，分駐各省。被服整齊，武器精新，風紀嚴肅。日俄戰役後，清廷派徐世昌督東。徐當日主持新政，百度設施，高掌遠撫，規模宏擴。尤注意邊防，調曹錕駐長春南嶺，吳祿貞駐間島，張勳駐吉林農安長嶺二縣，張

紹曾駐奉天新民錦縣。

小綠天

奉天園內西南角，銷暑垂楊小綠天。入座品茗無俗客，邀明清話有佳聯。

小綠天茶社，地當公園西南角。藉垂楊爲蔭，列座其間。清風徐來，爽溢襟懷。迎門招牌，黑地綠字。有聯云：求名苦，求利苦，吃杯茶去。爲公忙，爲私忙，拿瓶酒來。

鼓書場

張小軒

髮剪仍留未是狂，歌壇擅場鼓稱王。委頓囁嚅伊里布，咽嗚叱咤李鴻章。

入民國後，平津戲界大王張小軒，來奉奏藝。初現身於奉天公園。同來者，有山東犁鏵大鼓黑姑娘，及謝大玉兩歌姬。時已民國，人皆剪髮，張仍剃髮，留一撮於腦後。其猶李龜年之流落江南，未忘開天故事歟。張奏曲，實大聲宏，唱做豪邁，有時拳脚



併用。時謂之武女鼓云。其所長爲二國段草船借箭，糜氏託孤，戰長沙，長江奪斗，及自編之晚清國恥小段。尤其於李傅知之會見義大利公使伊里布一段，演得有聲有色，不失大國威風。可徵清末民初，社會士氣，尙未淪于自卑自賤之外交。至其靡然自大，不習國際外交儀節，則當別論。

### 黑姑娘

天真爛漫黑姑娘，皓齒明眸淺淡裝。一曲清歌十樣錦，沁人心肺蕩人腸。

黑姑娘嬌小玲瓏，裝飾樸素。其歌喉清脆，有如柳陰清晝，百囀春鶯。十樣錦，小調曲名。

### 謝大玉

窈窕風流有謝娘，萬斛哀怨譜瀟湘。寄人籬下悲孤女，唱到情真百感傷。

蕩蕩忽地起風沙，爲唱明妃出漢家。雁唳高空秋草白，淒清漠野聽胡笳。

謝娘擅長爲紅樓小段，黛玉悲秋故事。及昭君出塞漢代和番歷史。聲聲哀怨，句句

惋，如臨其境，如聞其聲，悲劇佳作也。

遼海小記

## 顏文海

顏文海字百川，浙江蕭山人，習刑名法律之學，初至錦州，入朱慶瀾將軍幕，充軍法官。繼陞奉天督軍署軍法處處長。奉天地方自經日俄戰役，市井蕭條，秩序蕩然，虎兕出柙，萑苻遍地，張作霖以鄉團練勇，改編軍旅，所駐地方，風紀欠佳，毀譽參半。及其以二十七師師長，代理奉天督軍也，鄉人治鄉「今日之事我為政」亦急欲振衰起弊，除暴安良。如槍斃金幫統壽山，周營長德成，不畏豪強，不庇私暱，當時輿論快之。而為其執法之軍法處，較之前清軍衙門刑部堂，在人民視之，尤為森嚴可怖。故一時軍法處長顏文海，有顏剝皮之綽號，其實盜憎主人，於法何罪，殺一警百，刑期無刑耳。

奉天東西流水地方，為清室皇家園場，經總督趙爾巽，奏准開放，設局招墾，新設西豐東平西安三縣，土地肥沃，物產豐饒，闢荒初闢，老林猶存，雉兔在原，豺虎走曠，富而不教，盜賊充斥。地方駐軍，爭思染指，互爭防區，往往剿匪邀功，不惜以地

方糧戶作犧牲，（翠區大戶稱爲糧戶）裁贓陷害，誣報通匪者。西豐糧戶王德昌一案，牽涉駐防軍隊，逮解省城軍法處，幾次審訊，無結果，張督據一面呈報，立召軍法處長。盛怒譴之以足曰：「叫你判決，你不判決，你是大帥，我是大帥？」顏曰：「我是奉大帥令，派的軍法處處長，叫我辦案，我必按着軍法去辦。」張曰：「提來我過堂。」張督性氣，當面不服人，過去亦恆採納直言。經顏此一番。面折廷諍，王德昌幸免極刑送押監獄。直至十六年夏，始以大赦。出獄。

革命黨案，清末在奉天有留日學生，朱祧，金戈，趙海濤七人，被徐世昌懸賞通緝。在吉林有熊成基，被陳昭常正法。民初在瀋陽有顧人宜瘦死獄中。蓋地方當局，一例視爲擾亂份子，厥罪浮于殺人放火之士匪也。民國十三年本黨改組，國共合作，十五年，國民革命軍北伐，北洋軍閥，集合殘餘勢力，從事抵抗，號曰討赤。於是軍閥，對於革命黨人，則又一例視爲共產份子，固不辨其主張上，思想上，有何不同也。十四年冬，郭松濬將軍反奉失敗，奉天當局，發覺革命黨人，爲策動源。於是雷厲風行，到

處緝拿。同時哈爾濱長春吉林瀋陽，各地負責黨人，大批被捕下獄。吉哈兩地軍法處，恒依其地方當局意旨處理。而奉天軍法處處長顏文海，對於此等案件，則似胸有成竹，別抒見地，上焉者，認爲「秀才造反，三年不成。」下焉者，則認爲無智妄作之一般青年。其于黨案觀點，固不如地方當局之嚴且重也。以此奉天軍法處之辦理黨案，於偵查證件，審訊口供，判擬罪名，無形中，予黨人以不少方便。而顏處長，則以爲替天行道，爲國家保存元氣，爲家庭管教子女，吾行吾素，理得心安，亦併非有意留陰鷲於後昆。買好感于黨人也。

顏理家嚴，接物恕，行已廉，威而不猛，嚴而不酷，性嗜酒好客，一旦訂交，坦懷相示，謂花雕紹酒爲米乳，飲必盡量，居恒不冠，無間冬夏，露頂婆婆，宴會席上，每手擎飲盡之杯，倒傾頂上，以示杯乾，冀博舉座呼爲海量，一盡性也。平生重視禮教，不滿意於近代學校。尤惡男女同學。又因革命黨案，多與教員學生有關，因不令其子女入學校讀書，聘請專師成家館，無如科舉途廢，私塾時代，已成過去，卒之顏宅家館，

竟無預期之成績焉。九一八後，瀋陽陷敵，顏隨軍入關，就北平軍分會軍法處處長。居恒抑鬱，時發牢騷，曰：「天下興亡，匹夫有責，藉號召救國以圖私利者，當與賣國求榮者同科。」及今思之，其言抑何悲乎。顏半生執法，宦囊所餘無幾，入關後，僅在北平西城察院胡同，置住宅一所，至此其家庭日常生活，已大感拮据，不得不力事撙節，量入爲出矣。

蘆溝橋變起，宛平縣守城之役，西北軍健將。趙登禹、佟麟閣兩將軍殉國，繼之南苑教導隊學生，慘遭敵機掃射及砲擊，南口中央軍西北軍，協力殺賊，互有勝負，消息頻傳，顏益增奮興。得一好消息，雖深夜必以電話告知好友，侵晨他人尙未起床，顏已叩門報消息，及前方戰事，幾日不利，則又黯然神傷，不聲不響矣。日軍入城，宋哲元率部退保定，江朝宗出報維持會，繼被日軍委任北平市市長。當是時也，北平中央各機關，早已退出，只餘少數社會知名之士，及循良老百姓，至此上天無路，入地無門。楚囚對泣，淚滿新亭，無以喻之。無何白晝見鬼，消息日惡，警察局奉僞市長命，飭警沿街

傳諭，謹慎檢查，凡與中央機關，及各文化教育團體有往來者，爭自不分晝夜，檢點信函，焚燒書報。

北平偽市長江朝宗，對日軍之交涉，代表爲雷橫成，雷已往曾充東北軍軍法處偵稽隊隊長，東北軍之機構形成，已有二十餘年之歷史，其各機關，人事關係，階級服從，久成定型。雷橫成雖因緣日軍，參加偽市府，然其對舊上司，奉事惟謹，不減曩。雖爾時偽府登庸，群醜彈冠，日不暇給，而雷仍時到顏處長公館，稟安存問，以暗示照料，與盡可能保護之意也。一日顏置酒，召三五好友歡聚，併籌商此後家宅安全之策，雷曰：「日軍部份不齊，又自己熟，有限，保不定，那部份要檢查！」復以商量口吻曰：「討處長的吩示，不可不，叫三爺，在市政府，掛個名，」顏勃然作色曰：「我顏百川活在世上一天，決不能叫我兒子，受當漢奸。」雷橫成面紅耳赤，唯唯諾諾，無語可答，座客知趣，另談問題，才得下台。

九一八事變以還，顏居北平，年逾古稀，髮微禿，鬚微白，滿面紅光，一望而知其

爲歷經憂患，體歸慈祥，胸有所主，不與世浮沉之老人也。二十八年，北平有信來，間接得悉老人無恙，惟聞其生活窘迫，長日無聊。加以好友星散，音書不通，益增其晚景淒涼。老人不迷信，不怕死，亦不甚計慮身後事，常曰：「死後埋我，勿停靈，勿發訃告，勿作佛事，」其達觀已邁時流一等。久之聞此老竟於二十九年冬在北平本宅，無疾逝世。惜其不得聞中央抗戰七週年，美國超級航空堡壘轟炸瀋陽消息也。



## 清末民初之奉天財政

奉天地方政府，興辦庶事，不假北京庫銀倉米；開源節用，自爲財政，趙爾巽樹其根柢，王永江收其果實。蕭規曹隨，不因國家制度，與人事之轉變，而有所中輟，清末試辦新政，民初講武興學，開發產業，均賴此以爲挹注。飲水思源，是不可以無述也。

### 甲 清丈以裕國課，屯墾以盡地力

一、清丈局：丈放王公莊地，此等莊園地，向爲清室王公所私有，置莊頭管理。其莊園名目不一，如大糧莊，牛羊莊，鷄鴨莊，棚粉地，養女莊等。予國家爲黑地，不納錢糧，各宜開客，謂之莊戶。其墾墾地，城片沙荒，亦開有「老民人」佔山戶。佔山戶久而爲求出入便利，住家安全起見，亦帶原墾私業，一帶地投充，「拜認莊主，而作莊戶。準莊戶，納小租，數額有限，經莊頭管理，獻之王公，不入國庫。然土地經界不清，歷年皆有浮多開墾，園地日多，半歸莊頭經手耗蝕，而王公所得，固甚微也。

清丈局，幫同王公清理產業，變賣作價，王公提成，大部份歸入國庫。地分上中下三等，上等每畝一圓五毛，其次以此例減。地丈淨多，原佃業主，有優先報領權，一時莊戶，不肯放棄祖遺原業，爭自借貸，行息買地，土地生產收入，不抵高利盤剝，買地之家，時遭境遷，多有破產者，當時民謠云：「借錢買地，三年稅契。」從此打破「旗民不交產」之慣例。國家田賦收入驟增，經界正，而黑地少矣。入民國後，各縣又附有土地陳報，土地升科，此則不過清丈局之尾聲耳。

二、屯墾局。爲官商合股，局由官辦，其一時新由國外歸來之留學生，及由外省分發隨薦而來之職差者，經官家分委到屯墾局任事，皆視爲優缺。

屯墾局，從清丈局鈔冊，檢點各縣無人認領之生荒熟地，因地設局，建房打井，置備耕具，管理方面，局內例設總辦，襄辦提調，文書，錄事，稽查，官吏。除開辦費外，拴車買馬，僱長工，車馬夫，買外國牛羊雞，試驗新種，人事費過于生產費，每卒入不抵出，大官請長假，總局無款墊賠，最終收拾殘局，出賣用具，重放新荒，土地又

歸有勢力者購買，召地方鄰近百姓承佃，奉天官辦屯墾，生產無科學方法，人事作官衙排場，其失敗經過，可爲殷鑑，如黑山彰武兩縣之牧養公司，其著例也。

## 乙、捐稅出自地方，用之地方

### 捐之項目

一、敵捐，又名警學捐，倡自拳匪之役，庚子年秋，俄軍入遼陽，奉天將軍增祺率部出走，仁育軍，兵潰遼西，地方治安無保障，人民紛起自衛，辦鄉團打逃兵，安地面，鄉團經費，籌自敵捐。當日每款，月納二分或三分，鄉團開支，已綽有餘裕。日俄戰役後，地方復員，鄉團縮小爲巡防營，餉歸省發，而敵捐仍舊，作爲警察小學經費，每戶例捐五分，或以三分歸警，二分辦學。地方治安，予以維持，小學教育，予以普及也。

二、房捐，先辦于省城，光緒三十二年，省城官書局試辦房捐，當時曾激起商家罷市，繼一再減輕，乃得實施，然有其與之，不能廢也。

三、車捐，倡自庚子年夏，省城創辦車捐局，支應運輸官差，外縣民車入省城納捐，插旗通行無阻。後此歸財政廳定製等第銅牌子，發放外縣准許人民有車之家購車牌子，車分四套六套，而車牌子，亦分四圓六圓，百姓行車出境，或不帶牌子，與牲畜不符者，有被地方警察勒索，與罰款之可能。

四、娼寮捐，亦名樂戶捐，禁私娼開公娼，抽捐以補助地方警察開支，及醫院檢驗經費。

五、戲園捐，又名娛樂捐，通都大邑，工廠工人日多，應有消閑娛樂之所。警憲負地方治安之責，娛樂捐，固亦名正言順也。

稅之類別

財政廳，稅局分類分區，分省稅局與區稅局

一、牛馬稅，即牲畜稅，圈口稅附之，牛馬驢，值百抽十，驢犍百抽五，豬仔不論大小輕重，每口抽洋五毛，稅歸買者繳納，牲畜市上，市價為牙行所操縱，買賣牲畜，

往往有購價者，譬如百圓，而偽報六十，則可省去四圓稅錢，豬仔無分大小輕重，每口五毛。則小者輕者，容易逃稅，而初生豬仔，或不計也。

查圈口，則專查人家圈內。現有之牲畜，有無稅票。有牲畜，必須有稅票，無稅票，便視爲漏稅，或令補稅。或加罰款。而關外農村，耕牧並重，半耕半牧之農村經濟也。家家養散牲口，家家有牛羊圈，騾馬圈，豬圈。（圈讀作倦）每村外，皆有牧場，每村人家，所有牲畜，多爲自相滋生。查圈口者，往往認爲無稅票偷買，任意補稅或妄加罰款。當時輿論，謂爲擾民。

二、銷場稅，省縣鎮大商埠。自外埠販來日用消費商品。（奉埠如大連，營口，天津，上海）入境徵稅。經過稅區徵稅。譬如入牛海稅區，繳稅一次，而入省城區，還得繳稅一次。出省城經銷法區，又得繳稅矣。

三、出產稅，指糧石、藍靛、烟麻等，非出省界，不重徵稅，而吉林省之山海稅，則包出產稅在內。牛馬稅，轉移戶主則徵，不論出境不出境也。出產稅，例由賣者繳。

納，銷場稅爲商品，例由屯販之商號出。糧食稅，買糧者，亦附帶稅票，不論張三李四之稅票，皆須保存備查，後此「出」「銷」兩種，改稱特稅，卽已往之變象厘金，現改爲營業稅者。工報關係成本，須按資本抽稅，稅率較輕。商店按營業額抽稅，其稅法，每年按春秋冬三季，卽三月，十月，十二月，向商家調查估計，全年營業，淡旺平均，而定明營業額。

四 屠宰稅 此稅出自民國初年，在檢查病畜，恐傳染生，繼以市鎮興隆，肉食者日多，屠宰由省城縣管縣鎮，亦爲新稅一種之重要來源。

五 菸酒稅 近十年稅，爲集鎮零星販賣，物落地，所徵收者，下及柴蔬，上至疋頭雜貨在內。

民國十四年 奉天第二次入關失敗，東省金融破產，王永江辭省長兼財政廳廳長，繼任者效法熱河，開放烟禁，計出非常，飲制止論，省城設禁烟總局，許各縣種烟，分區設局，官禁子賣。遂將前人，苦心孤詣，禁烟書已久之區重孔道，又變成烏烟瘴氣。

之世界，獨吉林督軍張作相，黑龍江督軍吳俊陞，不表示同意，吉黑兩省人民亦幸免烟禍，而奉天開放烟禁，騰笑中外，病國殃民，徒資奸人中飽，于省府收入，軍費開支，竟無補焉。

附

錄



# 川 陝 紀 游

卅一年一月十九日

(一) 過棧壩，詠桓侯引路柏，五言八韻：

趨車持轡路，古柏百年年，漢業何人建，桓侯有客傳，亭亭標蜀道，簇簇引秦川，勢遠青連海，峯廻翠接天，境非招徠宿，柯古欲龍蟠，皮剝疾尋藥，石穴溜滴穿，新枝生老幹，後輩仰昔賢，過此發逸興，臨風意洒然。

註 一、村人過客，剝取柏皮，謂可愈疾，二、柯下石板，千年滴溜，穿石成穴，隙如蟻穴蜂窩。

厚古桓侯柏，七絕一首，

漢代傳奇記，風，有客南來過棧壩，問取漢家何事業，桓侯路柏鬱葱葱。

(二) 壽元謁桓侯廟速寫：

遊 海 小 記

九三

廣元大街路北，爲張桓侯廟，照壁雕磚，作弧形圖案，已視廟貌一般。惜爲往時駐軍，毀損不堪，正殿倒座爲戲樓，而正殿立柱，成爲方稜條石鑿成，柱礎柱頭，規模略具，益見當年工程之卓偉也。庭柱一聯，鈔錄如次。

邑隸閬州，蒼赤尤沾恩澤久，

地名壽，旗常普著弟兄艱。

此寥寥二十二字，寫盡先賢，功在當時，澤延後世，及其當年弟兄締造艱難，雖歷世綿渺，猶動過客遐思也。

陟殿內，積塵滿案，光線黝然，左右兩侍相，亦殊平常，而正座桓侯，則迥與他處面貌，豹頭環眼，凸額高額，方口虬髯者不同，推測造此相之匠師，至少限度，伊曾參觀過歷代帝王傳真御影，或曾親炙過當代藩封重臣，此具塑藝人相多於神相，德氣大於官氣，蒼老厚重，方面垂髯，似今日西秦之元老士紳，可託六尺之孤，臨大節而不可奪者也，嗚呼，吾於此藝，歎觀止矣。

(三) 過廣元關公廟速寫，及其神話：

關於廣元關公廟相，據父老傳聞，有一神話，據云，廣元舊名漢壽，爲關舊公封，明末陝西流竄，張猷忠入蜀，屠戮川民，無幸免者，入廣元境，張忽夢一尊神，曰：「漢壽吾封邑，其人民屬我，不可傷害，」張醒，命匠塑關公，遍塑無一和夢中，相似者，皆殺之，剩一塑匠學徒童子，伊亦夢一尊神，曰：「明朝有人召汝塑相，不大凶，卽大吉。」此學徒翌晨，果蒙張召，命塑相，及藝成，張氏大喜，乃兩人同夢者也。原來一般塑關公者，皆爲細眼，面赤而綠袍者，此則睜眼，金面金袍者，而此廟龕內之關公相，正爲金面金袍，睜眼者，蓋其塑藝，加以金粉，增以神話，則不得見匠師天才，與營造工夫矣。

燒泥豆腐乾，模印菩薩。發見地點，與藝術上之價值，及時代之推測；

余往歲於役西北，遍歷陝甘寧青各地，西北爲周秦土宇，故國故都，望之暢然，不覺置身於一大歷史博物館也。壬午春仲，適居西安，公餘之暇，散步街衢，時或瀏覽舊書舖與古玩局。舊書則祇簡閱目錄，商量版本，介紹友人選購。古玩則茲事體大，商周銅器，漢瓦秦磚，限於知識，窘於財力，不敢問津焉。偶於北院門小古玩舖，發見零星方塊燒泥，模印菩薩，肉濕泥封，圖案模糊，及詳加諦視，花紋一瓣，衣摺一角，精細異常，殊未會意。想是當時匠人設計苦心，藝術天才，及宗教典故，豈亦所謂神天菩薩，與管胡天世者；此之經驗，適於辛己秋，巡察青海大金瓦寺，鑑賞藏泥模印佛相，始知此種古玩舖主人。據云：此種方塊燒泥菩薩，在長安西門外，修飛機場時，工人掘地得之，嗣後零售於市上各小攤販，及小古玩舖，不以爲意也。以其形似豆腐乾，故以爲名焉。

週之又見多有搜羅，詢之稍有學識之古玩舖主人，則云：此燒泥菩薩，豆腐乾，爲六朝時代所製者。當時中原雲擾，五胡亂華，凡有生含識之倫，不滿意於現代，競邀福於來生。南朝四百八十寺，多少樓臺煙雨中。北朝則山西大同，洛陽龍門，摩崖鑿石，尙矣。又神洲氏族爲祖先教，「水源木本承先業，春露秋霜啓後昆，」於是百姓之家，量金銀，請匠師，造相供佛，是其手段，祈福禳災，爲其目的。此模型燒泥菩薩，供諸塔，供諸廟，精工以表虔誠，藝美以表恭敬，與摩崖鑿石，其工程有大小精粗之不同，其拜佛了願之心情，諒亦功同一揆歟。

(一) 模印燒泥種類，一、立相有執楊柳枝，持甘露瓶之菩薩，執降魔杵之護法韋陀，二、坐相有如來佛，長壽佛，三、騎相有文殊菩薩，普賢菩薩四、跪拜者有觀音童子，持傘蓋者，提香鑪者。相好者，爲菩薩相。危着高冠，纓絡被體，袒偏右臂，裸胸細腰，儼然一希臘美人也。下體腿幹部雖裸，足趾雖赤露，如籠以霧縠輕紗也者。艷而不妖，美而不褻，既窈窕而幽情，亦靜默而莊嚴。蓮臺座上，或坐或立，兩旁圖案，

不蔓不枝，奇花初胎，喬喬皇皇，新荷出水，嫋嫋亭亭，甚希有也。

(二) 關於燒模印泥造相術之旁證，陶弘景隱居，答朝士訪仙佛兩法體相書：「嘗埏埴以爲器之時，是土而異於土，雖燥未燒，遇濕猶壞，燒而未熟，不久尙毀，火力既足，表裏堅固，山河可盡，此形無滅。」以此言之，六朝之時講究燒泥，且談到是土非土，燥的程度，燒的工夫，火力既足，堅固不毀，則此模印燒泥菩薩，謂爲六朝時物，殆無疑焉。

(三) 關於圖案本事之由來，杜陽雜編云：「大中（唐宣平號）初，女蠻國貢雙龍犀，明霞錦。其國人危鬢金冠，纏絡被體，故謂之菩薩鬘。」今觀此燒泥模印菩薩，得勿類是。而今之西康邊境番人，高撮其髻，謂之天蠻菩薩，與羅西民間女裝，好縮平陽公主髻，人類好美，裝束取法乎上，引此兩地習俗，當亦與此模印燒泥圖案，不無多少關聯乎。

(四) 希臘雕像，今世希有，無論男女，多爲裸體，筋肉努出，表現體力，又羅馬

教堂，所繪聖母，懷抱聖嬰，其藝匠，亦妙絕千古，而此模印燒泥菩薩圖案，除花冠纓絡外，幾全部裸體，近於希臘作風，此外再襯以裸體之觀音童子，又類似聖嬰，何東西宗教藝術，有如是之雷同乎。且也六朝時代，無論南北，為西方宗教文化未經熔化，如實介紹到東方，至唐代道教突起，中國為衣冠冠履，文物氏族，故唐代佛相或仕女圖，多重衣裳，所謂曹衣出水，吳代當風者也。此燒泥圖案，遠推至六朝者，以佛相多裸體故耳。

(五) 秦漢去古銅器時代未遠，其鑄鏡程序，類皆先雕模子，模胎工，斯鑄事巧，如漢鏡之四靈圖案，與天馬葡萄，海燕葡萄，生動逼真，得未曾有。而此模印圖案，亦必先經匠師設計，佈局雕花，選泥，造窰，加火，均非簡單手續可了。其繁難複雜，當不下於鑄銅鏡也。

(六) 此模印燒泥圖案，如案佛教派別，當屬於淨土宗，以其象徵為蓮華也。據佛教傳說：佛滅度前，曾發弘願，普渡衆生，其於震旦，以金剛杵菩薩度北方。其示現各

遼海小記

一〇〇

相爲兇惡的，如西藏蒙古之密宗是。以文殊施利菩薩，度南方。其示現各相，爲吉祥的，如南海大土，淨土觀音宗是。而此模印燒泥諸相，均屬吉祥，則其爲南方教宗遺跡，可無疑也。



廣元，千佛龕，速寫，分段，記年代緣起，石刻題名，題詩造相。

卅一年一月二十一日

一、千佛崖鑿石緣起，

大清咸豐四年，五月既望，

大唐開元三年，劍南道按察使銀青光祿大夫行益州大督都府長使，陝西萬年縣，韋抗鑿石爲路，並鑿千佛功德。

邑增生梁嘉麟，監生孫遇春，黃元慶鑄石，內江高立中敬書，「按此爲補刻者，」  
二、石刻題名，

此文在何宗毅題詩之右上角，

至正六年，冬十月乙巳朔，粵八日壬子，陝西諸道，行御史臺，監察御史，

甘肅普達，實禮士達，

遼海小記

廣平秦鈞彥樞，借書吏

固始朱思恭敬夫，

鎮原王謙克恭，

守雲南行省，過此以記，按此題名記字多模糊，至正丙戌良月吉日誌，闕文不可解，

三、過客題詩：

會稽何宗毅，洪武辛未入蜀，正統壬戌年，合家還口，「此字闕」同孫願氏，捨資重口，祈乞永住平安，偶成一律云。

大雲梵境殿岩多，法像盤空鳥道過，百尺金身推擁壁，千籠寶相列森羅，壘疊山峯朝彩閣，迢迢江水遶清波，彫剝剔斲工奇巧，望儼如生世不磨。

大明正統辛酉十月吉辰，

四、千佛崖明賢聯句：

同遊夙約記今春，把酒臨江秋意新，千佛有碑題往迹，層崖無地破微塵，舟航上下風

裏，鷗鷺飛鳴渺渚濱，共喜西征從撫化，提音先已報楓宸。

大明正德壬申七月，陝西監軍紀功按察使侯天琢，四川制州張處安聯句。

### 五、造相：

因崖鑿石，分龕造相，供養諸佛

「施工設計，層次井然，今則凌亂頽傾，非全貌

矣。

計千佛崖現存之佛龕，在下面，可仰而瞻者，約爲牟尼閣，睡佛龕，藏佛洞，等等。中爲大佛龕，一大佛矗立，裝色塗粉，都非原相，失厥造相精神矣。稍精彩者，其東一小龕，中一坐佛，如宋代皇后相，佛之弧形後壁，則爲赭紫色，襯以昇空，七位蓮臺佛座佛，青白相映，素淡清幽，其外則六個飛仙子，宛如皇澤寺小佛龕之圖案，此則塗色，紫地而襯以縈青綠白，爲彌可珍也。正座兩邊，各列兩佛，亦如宋代皇后相，侍立者，則束髻之觀音童子，如蘭州民教館，吳道子畫風。

藏佛洞，洞口設方石柱，備防毀損，益見此洞造相之高貴也，中座一僧官相，面貌

凝重，佛威不遠，顏咫尺，右手持鈴鐺，左手持法器，左肩挖一人首塔，下兩級爲白色人面，上一級則爲紅色猴面，不知作何解也。

咸豐四年裝，保寧府正堂包札。

六、評語：

統觀千佛崖造相，佛之相佔十分之三，人之相佔十分之七，於摹佛爲減色，於造相爲成功，蓋佛而具有人相，正所謂「衆生都有佛性」者也。人而具有佛相，正所謂「人皆可爲堯舜」，解脫有情，勿染勿著，是只造相之上品也。倘佛無人相，人無佛相，則人自人，佛自佛；爲失敗之藝術矣。千佛崖之造相，道不遠人，差堪語此，又其衣冠裝飾，亦未脫東方宮庭色彩，袍帶霞披，唐宋風格，覽先民之遺業，發思古之幽情，不知當代百爾君子，有此同感否也。

## 西安東嶽廟畫記

三十一年植樹節

三月十二日，微陰，植樹節，各機關放假一日，午前偕陳幹事繼芳，去東嶽廟觀壁畫，路經東門裏，民樂市場，看兩畫眉對叫，不異置身蓉城中山公園，靜聆雀市籠禽之啾歌喉也。

抵東嶽廟，自後便門入，雖有駐軍，門闔不禁，入院，適遇一京腔之老道人，其聲音笑貌，宛如北平太廟之老供俸也。肅客，呼童啓鑰開殿門，入內光線黯黯然，移時，稍辨物象，據道人云，此爲東嶽大帝寢殿，正龕供牌位，其左三龕，列相三尊，正中爲釋迦，其左爲太上李老君，皆裝金，其右則爲黑面廣額，而降準虬髯者，類印度人，詢之，知爲孔子相，而孔子西游不到秦，其臉譜由來，不可知。或秦人想像爲之耶，正龕之西，下首爲一裝金立相，降準通天，道人云，此爲東嶽大帝之太子，其塑工與左方三龕三教聖人，均不凡庸，肅穆嚴威，有儀可象，上品也。

此殿兩壁壁畫，靠牆各豎一列木欄杆，以防毀壞，室內光線不足，近觀非目力可達，下視仰瞻，祇能彷彿其十一耳。據道人云：此壁壁畫爲宋人手筆，邵力子主狹時，曾由北平請畫師，補修一次，今茲所見，非舊觀也。題爲山水宮觀人物，今觀其佈局畫筆，不失爲大家風範，畫師命意，爲省筆，爲增加氣運生動計，雲斷排空，幾佔全幅四分之一，其章法極臻清疏淡遠之勢，文而不麗，淡而不枯，古松槎枒，天喬作勢，似突壁而出，無一有二，不覺重複，而遠岫遙岑，襯以仙人樓閣，歷落有致，宋賢極則也。

其西牆右壁，遺意佈局，亦殊清朗，東壁尙饒匠氣，此則純任天機，如游崗苑，似到蓬萊，左幅右下角，幾本芭蕉，嫩綠抽心，似雨後初捲，人物衣摺，亦多唐韻，長安入冬久旱，院中春雨霏霏，加之昔賢絕藝，一時塵襟都爽，俗慮皆捐，此行爲不虛也。

出此，過前院，陞正殿，殿內爲西安市婦女合作社，承做軍衣工廠倉房，碎布剩棉，狼藉遍地，而灰塵滿之，道人殷勤爲拭案前，燒香人跪拜處，發現一墨色方石。據云：此爲奇石，有梅株，有花瓣，有鳥雀，呼水來，拂拭之，赫然清朗，其現而爲枝，

爲幹，爲花，爲鳥者，皆天然之石理，水冲層紋者也。

正龕爲裝金東嶽大帝相，威儀具瞻，不同凡塑，相背聚山，透雕工細，有兩番蓮花，有仙島人物，有登仙游侶，有馳馬武士，描金塗彩，劍拔弩張，未云工也。香案下，左右兩角，各有帶雙環之立體壽鐵花瓶一座，道人云：此爲明萬曆年代所鑄，其爲用不可知，爲他廟所無者。

此大殿兩壁壁畫，於後殿不覺爲新，據道人云：爲清人手筆，畫此壁者，與畫康熙御審之磁器者，爲一人。其畫題爲太上感應篇，每壁分數幅，每幅畫一段故事，每段故事，有一長方題籤，籤雖不在，其遺迹，尙可尋也。奉旨作畫，有意爲文，又拘拘於因果報應之說，宜其未能全幅生動，一氣呵成也。西壁下幅，有漁人網魚者，有買雀放生者，有馬奔失御，傷人遇救者，種種畫題，至其人物面龐，幾類模型，肉多骨隱，仇十洲以工筆見長，況次藝又非工乎。祇安章，佈局，遺筆，運色，行陣不亂，各成一局，亦今茲藝林所罕觀也。

殿前左角，石碑兩座，左明碑，字有唐意，右清碑，文不足觀，迎殿正門，一石碑坊，浮雕麟馬圖案，尙饒氣運，栩栩在動，虎虎欲生，祇時人不注意及之耳。

蘭 廣 紀 游

三十年十月廿四日

過天水，謁李廣墓，五言八韻：

心馳雁門塞，長憶李將軍，趨車過天水，訪古謁孤墳。石馬標殘壘，荒亭帶夕曛，野花飄客淚，蔓艸篆碑文。故老傳軼事，高空佇斷雲，沒石應有恨，裂土不關勳，一隴足憑弔，長陵亦屢聞，中原方蕩靡，對此挹清分。

過馬陵關五言八韻：（錄夏初作）

巨壘呈意境，天險馬陵關，巫峽客重到，石門頌可刪。窺天疑景仄，絕地欲車還，風雨憂時變，陰晴歎路艱。懸崖松染翠，斷壁石成斑，楊柳清溪岸，桃花深谷灣。境幽發逸



輿，地勝解衰頹，待得多暇日，邀朋共躋攀。

十月二十五日，再過此關，春秋景色，迥然不同。昔我來時，正柳燦黃金，桃舒粉臉，今茲重過，又半山楓葉，老翠荒青矣。

廿六日到廣元候車，二十七日午後一點，約同車友人，交部會計張協衷，張福田，路局視查黃炳強，由旅行社出發，左轉渡嘉陵江，沿山麓右上，抵皇澤寺舊址。據父老傳聞，武則天幼時，在此寺爲尼，爲皇帝，於鄴沛沐恩之邑，大施功德，鑿崖爲龕，闢龕裝佛，燦爛金碧，供養諸天，爲皇祈福，湯沐霑恩，賜額皇澤，蓋紀實也。

茲鈔清人題壁刻石，古風一首，以代此寺緣起碑文，

咸豐己未仲冬，江西道御史，滇南寶壩題壁，

「竇家有女，恨不男兒，救舅氏，武氏有兒，若爲女子必天子，數十年間，宇內兩女奇如此，爲姑爲婦皆歸李，一成一敗相繼起。佛言人死果輪轉，此尼宜是劉靜所進之宮人，巢刺王妃匹世民，後來韋后爲太真。唐室貽謀類如此，開元身觀何蒸蒸。我讀

官禮思雌麟。廣元山水亦大奇，生女古今第一門上楣，皇澤道寺江之湄，想見雌龍未化時，水居何異鱗與鯢，一朝不作池中物，三綱淪夷九鼎沸。我來憑弔對朝暾，一片鑿鑿何氤氳，何人望氣更勿訝，此是巫山神女之朝雲。」

所謂皇澤寺者，敗瓦數椽，空餘殿址，殘碑幾截，祇映斜暉，壁畫模糊，古佛蒙塵，荒榛滿眼，亂石塞路，左右人家，鷄棲豚走，水禽三兩，自去自來，不勝滄桑之感也。一老漢，在廢宇簷下，搗鬪公畫竹，及某昔賢蘭草，亦有佛頭，爲人塗墨，佛與關公，如其有知，當不禁啞然失笑也。過此廢址，仰首崖畔，赫然入目，別有諸天，丹碧照眼，如游極樂世界，恍值生佛足前，龕內諸佛，儀態萬方，俱饒神通，得未曾有。除正中釋迦如來，偉大莊嚴之立相外，以東列偏北一相，爲最奇特，臉有縐紋，栩栩如生，呼之欲應，似歡喜，似憂愁，寫盡慈悲，儼若一飽經世故，閱盡滄桑之老祖母，比其返也，十步九回頭，身無羽翼，不能奮飛，寐寤思服，云何能忘。

其西一龕，較東龕規模爲小，可拾級而陞，中座古佛，默然靜穆，古香古色，不足

爲喻。壁上滿刻類型僧迦坐相，如北平萬壽閣之四壁也。而佛座後，圓形壁上，有三列圖案，一爲浮雕懸空，蓮臺座上之諸佛，二爲半弧形列序，步步飛昇之諸仙子，揚長袖，曳拖裙，兩兩相對，個個朝拱，每相不同，而列爲一組，既竊窈而輕倩，亦婀娜而活潑，神乎技矣。孰謂此沉沉靜宇，而具此生動天機。再上則爲兩螭虎交尾圖案，亦簡單而樸素，既浪漫而詼諧，大極靜而生陰，動而生陽，謂非中國之舊哲理，渾入外來之新藝術乎。

註 中國爲祖先教，敬天法祖，佛教漢唐入中國故爲新教。

錄褒城山河廟：明賢題壁：

二十八日

欽差總制四川湖南陝西等處軍務，太子少保，都察院右都御史彭補刻，歲正德甲戌春三月，「蚤起登車日未暝，荒煙萋草北山村，木工已就蕭何堰，糧道西供諸葛屯。太白峯頭通一水，武休關外憶中原，寶鷄消息天知否，去歲創殘未殄痕。」

註 末兩字補刻

遼海小記

一一一

蓬海小記

三十一年一月廿日

再游皇澤寺同行劉國扶及李壯飛夫婦，過此爲第四次矣，更上一層，得陞到大佛龕內，逼視諸天，置身大佛足前，平生前此來遊。皆在山脚。仰瞻佛相，神采威嚴。歎觀止矣。神工，爲不可方物，下視看佛，近瞻看相，舉凡相之額頭、各部，隆隆然，穿然，傍及纓絡圖案、衣摺袍帶，又見其纂組新，然後知此龕造相雕工，爲超塵絕倫也。

此龕造相，先從左壁左上角起，浮雕出壁二分之一，爲一半身，因崖毀相缺，下東列兩侍相，透雕出壁四分之一，極左身纓絡，胸前一掛，垂及足面，成楕圓形，下嵌一圓鏡，或大朝珠也者。其右等高一相，則左手托海燈，右手揚起，似注油則愷則慈祥，前記嘗爲老祖母者也，其後東北角造相，浮雕出